尤菴集 四十八

墓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墓誌

芝川黃公墓誌

國朝名相以黃翼成爲稱首公翼成公之六代孫也嘉靖壬辰四月廿六日生幼不與羣兒戲凛然殊異稍長聰明絶類沉潛經籍汎濫諸家自喜爲文詞一時爲博士業者爭相傳習壬子中司馬戊午登第自槐院選爲翰林時朝廷爲　世子極選宮僚公爲說書陞爲戶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忤重臣出補湖西之海美縣公議殊不厭已而移本道都事以事罷叙爲禮曹郎成均館直講　明廟末年召集賢俊

拜公爲獻納兼知製教入玉堂爲修撰自是歷颺清顯如副校理校理應教持平掌令執義司諫等職旣遞還入者屢矣 世子虛儲位久虛公請博選文學人以教宗屬又於玉堂僚席倡言建儲之議將上劄以請以僚議不一而止未幾 宣廟入承大統而公未嘗一言及此公自以受知 明廟方喪之禮極其誠慤識者歎感 宣廟勵精求治公每於 經席據理論事辭約意明 上虛心聽納而盧蘇齋守愼爲同僚亟稱以爲眞講官才也奇高峰大升亦語其學者曰吾爲汝得師他日至京可執贄請見也丁卯充書狀官朝京戊辰以副應教劄陳時弊十事己巳爲

司成兼春秋館編修官與修　明廟實録已而復爲
校理被臺劾以去　上甚惜之屢以爲言歷諸司僉
正判官癸酉丁内艱服闋爲楊州牧又以外憂去官
公前後守制時探討諸家如星曆堪輿醫卜之書無
不究極又歷諸司正及通禮院左右通禮海州晉州
牧使舊例　宗廟祝號當　國哀則書以哀子國王
某公上疏曰　宗廟之祭鍾鼓鏗鏘　列聖之靈洋
洋在上而　殿下自稱以哀則是以新喪事　列聖
也朝議是之遂改稱以孝言官以不赴晉州論罷公
休廢頗久栗谷李文成公白公以爲其填以實病未
赴任以此久斥其文翰在當今罕比　上卽命叙復

時朝廷論　貞陵廢復事太無徵辭公援據聖人答
司敗之義草疏論之公伯氏力止不果上癸未　上
御春塘命題試文士通政以下皆應製　上愛公作
超出等夷特陞通政授掌隷院判决事帶三字銜如
故俄拜忠清道觀察使先是　璿系受誣本朝極力
陳辨而猶未能盡行刋正適聞　皇朝會典垂完朝
議以爲當亟遣一代文學之士毋失事機於是　召
公爲承旨以充行人　上謂曰今此使事一惟卿爲
重至京師　皇上例下原奏于該部公詣禮部頓首
求哀極陳事情尚書于愼行見公呈文再三披讀亟
稱好文字好文字謂譯官曰爾宰相是宿構耶何其

神速若是卽以奏御 皇上特命改正仍令謄示會
典又設彩紅氊于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而授敕
蓋異數也使還 上喜甚告 廟頒赦殊死以下
皆宥加公嘉善階拜同知中樞府事 賜御衣一襲
及田宅奴婢其一行皆以次受賞歷貳戶禮兵刑工
曹同知敦寧府事漢城府左尹兼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病免者居多其後行人得 會典印本而來其書
我 國宗系盡改前誣昭雪無餘 上又諭公曰今
日之功予無以報卿遂特陞戶曹判書適値歲惡公
私俱困公感激 知遇殫竭才力 上方倚重而忽
有臺彈及講官相繼敲撼 上曰近見地部多有盡

心施措者皆峻斥之公控辭又 不許後病遞其後
屢爲知樞判漢城府自刑曹復移戶曹兼帶摠管及
禁府其在刑戶多所張弛人甚賴之時尹月汀根壽
歸自燕京 宗系之雪益有驗 上以前賞未稱特
加崇政判中樞府事公再疏以辭 御批只恨功大
而賞小也己丑遂 命定功行封公自禮曹判書知
經筵封長溪君時公屢進劄言事其一請 上朝祭
時一依適中朝御品帶其二鄭汝立謀逆伏誅之後
草野章疏語多過激當有以財抑故相朴淳惡於奸
黨遜荒以死請依張曲江故事 賜祭於廟 上頗
採用之 太廟火公撰進上下變服舉哀之節以

宗系昭洗將 親祭告慶公又受 命定著其儀情
文甚具旣又入廟贊禮畢 上曰彬彬可觀哉賜以
鞍馬公建言 列聖德美不同成功各異而廟樂只
以國初所定並侑 諸位非所以形容象聲之道也
夏霜隕公又啓曰逆獄蔓延必有寃死者京外株連
疑似之罪請卽疏釋以體上帝好生之仁秋 上歃
血告盟遂賜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 國功臣之號
超二階爲府院君領經筵事 錫賚甚優 賜宴者
再而其長子亦以推 恩陞通政秩一時榮之時議
以 經筵之領非三公不可遂攺之除禮兵曹判書
兼長禁事辛卯倭酋秀吉貽書於我辭絶悖逆有直

入 大明之語 上以問諸宰公請召大司憲尹斗壽斗壽至曰事係 皇朝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容隱亟宜 奏聞公曰斗壽言是臣亦以爲 奏聞不可已後於 筵席復申前說仍請修飭兵馬 上曰卿其勉之公抄録京外諸色軍兵以便考覈又請厚養爪牙之士仍薦李舜臣等可任閫寄後舜臣卒成大功以死報國如公言公文衡之望久臨一世 上亦遲之嘗特授提學以爲之階至是遂爲大提學知春秋成均館事公請辭 批曰朝廷豈偶然授之予自謂得人矣予雖不學知卿邃學高才久矣公又以 詔使若臨必貽衰朽辭 答

曰華人見之足知其年高德邵矣先是鄭逆之發崔永慶遭飛語逮繫瘐死一番人以爲牛溪先生及鄭松江澈構殺釋憾其親舊儕流一切株累公與尹公斗壽亦被斥逐冬倭情　奏聞使回自京師　皇上褒賜甚渥　上遂放還尹公而以公實撰　奏文亟命復爵且錫以　欽賜絹子始公之撰奏本也公曰必須詳載通信事以著　聖上事　君勿欺之義將議以我國交通倭賊爲可諱刪沒其實其後乞師于天朝不能終諱而　天朝邊師已得前後實狀奏請討我矣壬辰公聞賊報自田里急馳詣　闕略陳機宜大略以爲朝廷雖禁都民迸出而平時無固結之

恩臨亂欲望其勿去難矣請分 命王子召聚都民
宣示德意庶幾保合矣語頗觸犯時諱寇深 上方
夜西幸公追及於東坡 上命公父子護 王子順
和君入關東仍以號召四方以期恢復公承 命雪
涕至鐵原歃血誓士移書元帥諸公勉以忠義傳檄
八路有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足食奸臣首倡
幸蜀國忠之頭可懸見者吐舌自關東迤向北路會
寧亂民鞠敬仁等謀執 王子一行致于賊賊將淸
正待 王子稍加禮貌以公及金相貴榮幽置別所
而以公長男承旨赫爲 王室姻親每有要脅必使
爲狀以聞公欲因此細達賊情每令爲眞假二狀假

以示賊以謾之會倡義使金千鎰誘以起居 王子
遣幕下以來赫復爲二狀以授千鎰幕下金公以傳
於體使體使執假狀違例爲罪待之甚急後以 皇
帝威靈公奉 王子還自釜山遂置對公力辨猶
命編管吉州又誣以餘犯再罣吏議丁酉 特命解
放例當叙復而又公不悅者在議讞之地故只令任
便居住後十餘年又復追論公上書都堂曰壬辰播
越之中面承 上教保護 世子勉力恢復及賊鋒
日迫乃入于北會寧軍民一時叛國 王子宰相俱
被縛致于賊削職只是臨時處變苟冀無事其狀內
頭辭日本將軍清正言 大明許和而貴國獨不許

和關白殿下將渡海而來所謂殿下乃彼賊自稱其
主之辭我但依其所言以書之白于朝廷爾雖使其
人爲之恐無害也彼賊用臣字無別彼我若我用臣
字彼賊刼脅俾同其俗則取禍必矣以此前後僞書
皆無臣字若以此爲罪則　王子及金貴榮以下皆
爲諺見所誤願自當之乙未獄事豊原不得終秘僞
書乃出而示人都憲金玏曰豈可以此追人於死此
書亦有　王子手書者一件又有諺書密通者而豊
原皆寢不達而僞書亦不以原本上之其意何哉姜
綖初爲正言論此事甚急厥後見東文選書契中見
關白殿下者語人曰國書稱之如此黃赫雖妄書非

大罪也庚寅年間削職交承豐原忝冒禮判考求通信事目則下吏以儀注呈納曰此乃前判書所勘定者其國書亦稱關白殿下以豐原之知禮守義在平時未免陽尊而僞敬之如此他何足論哉所謂豐原當時體使也然當時不悅公者甚衆故公之寃終不能自伸公最與尹月汀相善嘗爲公作壽序曰公奉兩　王子向北也草檄馳諭首以廟堂之主和爲非而至比之秦會之遂被其切齒日俟隙而未得發也會公陷賊中狀陳賊情而賊若覺其有據實之狀則必見攔阻故別作假狀誑示賊而一並出送適其時廟堂之嗛公者得其假狀便作陷公之機穽指以無

罪而故峻其語然若直送其假狀則一見當卽知其
非眞狀也故遂置其狀謄寫以送而其辭曰其狀有
臣子所不忍見者未敢送公遂坐此其自賊中還也
父子並置對幾至不免而遂遠謫矣假狀雖諉以不
忍見他日議罪必執此然後方可擬讞而輕重之也
何至不忍達於　君父之前乎罪之輕重係於一狀
之眞假而必度之者令人不得覺其贋而將必置死
地也旣累年　聖明以元勳之不可久在謫中也
特命放還而言官之論紛者閱數月而猶未　允兪
言者旣止而　成命將行又有不悅公者實爲下石
之語遂被再論而公僅還田里矣是何輩上君子乘

時修郄者多也此書可以爲論公之案矣　上嘗曰
黃某乃　祖宗之功臣屢申收復之命輒爲言者所
阻公由關海移畿輔　上四賜食物勞問備至而嘗
以病聞卽遣醫藥公上牋謝　恩有云長安北望幸
近天日之光清渭東流益注終南之戀丁未輿疾寓
居京口之露梁以便醫藥其八月十四日竟不起春
秋七十六臨屬纊季子奭白曰月汀爲大人上章矣
盖月汀已於辛丑甲辰伸救甚至至是復上劄申之
其言益切矣公卽開眼應聲者三數矣公天分甚高
氣局峻整人望之若不可犯而及接其言辭則無不
愛慕焉不事交游無他嗜好只以文學自娛務爲深

博無涯涘自得於章句之外者亦多矣其禮學亦精
密不拘拘於儀章度數之末而深得經傳之本旨詩
主老杜而根據經義其骨格開張門戶嚴密不蹈前
人塗轍故常曰詩不本於經學則亦鄙俗矣與伯氏
友愛彌篤公退相對終日翼成公祠廟頹圮與族人
協謀重新歲常一祭仍講花樹之會族人有貧乏不
能存者則雖裘馬立與之無靳焉立朝以古人所謂
孤忠自信獨立無朋自許故自釋褐至儕崇品皆由
己致未嘗假人游揚人亦不敢以聲勢相助不修邊
幅言不婾婀至於館閣文字皆清流俊選之作而亦
一筆句抹不少假借以故愛者少而忌者多竟至於

一斥不復豈徒命之不淑哉憂國如家知無不言雖
在廢退中猶草日本檄文圖欲以解紛少時嘗語子
弟曰蘇武若在今世則必置死地藉令議武之罪曰
匈奴令備牧羊則牧羊又治小單于弓弩又娶胡女
生子安在其守節也云爾則武何辭自解哉此雖一
時激發之言亦豈其識耶公之文章論者多矣世盖
嘗衛於鄭湖陰盧蘇齋而栗谷則謂其發於經術而
濟以自得眞義理之文也當與佔畢齋並驅而餘人
不是及云爾公諱廷彧字景文系出長水縣別自號
芝川子上祖瓊新羅侍中自後士大夫不絶翼成生
諱致身判中樞府事用五子科恩就贈右議政諱事

長諱蟾皆以武階顯諱起峻生員別座諱悅副護軍是公之高曾祖考也妣陽川許氏公旣貴三世皆有例贈夫人趙氏亦封貞敬夫人夫人高麗政堂文學廉之後縣監銓之女五男二女男長季赫與顒學諭女長適鳳山郡守李郁餘皆夭側室女爲判官朴由新妻承旨男坤厚早死庶出坤健而佐郎尹天衢議政洪瑞鳳順和君玨郡守辛喜業其四女婿也學諭一男進士坤載其二女婿府使李性恒郡守金益烈也鳳山生三男厚載僉樞厚培府使厚源右議政實贊興運世號迂齋相公者也坤厚有二子其長八歲隨公于北爲賊磔死其次裳內外曾玄甚蕃而裳

之男爾徵爾徵之男暉實主公祀公下世之六年爲
光海之壬子承旨爲仇人申慄所構與坤健及裳弁
死淫刑學諭亦竄死南方後十有一年實 仁祖大
王之元年首雪其寃公則無敢有輕議者於是內外
子孫上章伸白 上覽公都堂文及 宣祖大王所
賜宸翰遂從諸大臣議盡洗前枉復其官封世之汙
隆卽公之屈伸也亦可以知公也壬子之禍公文集
亦被搜入 禁中後中貴人以內裏故紙與人將充
糊褙之用公集適在其中李鳳山購以藏之後迂相
剞劂以行於世其事亦異矣 孝宗大王朝例贈領
議政信乎其遲速有時也余早從迂相游習聞公始

終迁相託以幽堂之銘余不敢以衋咎之身入此是
非叢中上下其論而詛亦不可辭遂奉諾而未遽泚
筆也不料人事變嬗迁相墓草倏已再宿而其子進
士選又以先志速之不置不忍復以遷就遂抆涕而
記之如右云銘曰
璿系之誣神人憤切公數 帝庭首碎肝裂 帝愍
衷誠亟除其蠛周棄商契昭載寶册 宗靈鼓舞國
人歡躍屠城滅國古紀其績較其重輕疇與公埒遂
策盟府圖形錫爵洊狡渝盟謂天可射公入告 后
奏聞宣亟公作奏文不奸以實庭議疑係猥加斟酌
帝猶眷忠寵有和錫及其亂生護 王子出事有大

謬身墜虎穴謂可謀成在其中直卒從吏議關木受辱流離困阸紾以謫籍 聖主撫運宅相勵翼世升謨明其冤遂白抑極而伸惟理不忒亦豈無徵文獻之足我徵汀公用誌幽石

刑曹參議洪公墓誌

參議洪公仁傑 宣廟朝人也冤而瘐死公始以孤童能自力學二十八取進士三十三取明經第爲禮曹佐郎正郎海美縣監軍器寺副正海美在兵馬使營下公事兵馬使相下不倦甚存體面爲舒川郡守以課擢授淮陽府使舒人遮留不可得則攔道號哭時栗谷先生長銓欲除憲職而郎官希當路旨沮之

公至淮與官者專方伯褒啓特陞通政旣去民立碑
頌之爲五衛將壬辰　大駕西狩公追及於高陽路
路拜刑曹叅議無何出爲三陟府使一日城上擊大
鼓報倭船至卽發兵捕驗之亦有我人焉公將押送
監司營以待其處置公弟仁侃以爲我人助倭刼害
邊民其惡尤甚遂乘醉并殺之公則不知也有奉使
者自嶺東馳啓以爲仁傑擅殺無辜以要功公被逮
上令本道窠覈監司含憾訊問吏人極其慘酷遂誣
服如奉使者言月汀尹公根壽伸救不能得仁侃每
號哭於路曰罪實在余我兄何罪我兄何罪公在縶
凡九年竟殞其命盖公女壻鄭相國澈子而相國大

爲時輩所惡凡飮一呷湯水皆坐故公之被禍尤酷云公字應時南陽人祖以平司成考德濂直長夫人密陽朴氏父維屛業儒祖璇仕不甚顯曾祖星孫成廟朝名臣官至叅判夫人性儉勤紡績織紝未嘗去手嘗以薇蔞言爲師家故淸素能自撥力貲業遂成孝事其舅直長公喜看女史至盜殺伋壽盡然謂子弟曰人家男女恃亂其子孫無不殄滅矣公磊犖軒昻不問家事夫人日具酒食以奉賓客之供故人以生理語及者則公但笑曰吾日飮此一壺酒旣足矣公對吏許久夫人焦心竭誠克盡處患之道 崇禎己巳年八十二七月初三日卒皆葬交河後再遷

其墓自廣州辛丑四月二十二日移窆奉化縣辛山之新塋外孫婦李氏陪位其下女一人壻府使鄭宗溟側出男逴𨓏府使生五男二女長澋司馬次洙縣監次沇文科持平次瀁以選今爲侍御史次濡公不與人徃還仕罷常直歸其家耽玩宋朝名臣言行錄㫁蓋以見公之大略云遺命曰以外孫洙祀我器物盡付之逴輩縣監丙子遇賊家覆今主其祀者侍御也而幷其妻卜奉化宅侍御與余遊故請其銘銘曰退之有言物以久弊或以轢毁考致要歸孰有彼此吾於洪公今亦云爾奉化之山其谷逶迤從公而窆外孫婦氏外孫昭祀側皀承孫旣安且固維千萬祀

崇禎戊申復自奉化遷其墓與御史公同葬于堤川縣治南月林里二墓相去百步許

雙栢堂崔公墓誌

余光海時年甚少然每聞人說當時事必曰海獄又必曰俞世曾白大珩雖媍孺必相與涕淚而齛齘及長得見公家狀喟然歎曰兒徒之不保其主與其首領也宜哉公諱沂字清源以 嘉靖癸丑三月二十日生質厚而才敏稍長循蹈規繩日夜劬書卓然早成儕輩莫敢望焉乙酉取司馬科同年及第旋遭外艱制畢始隸槐院權知正字自著作薦入藝文館爲翰林以嘗薦月沙李公爲同僚爲姦黨劾罷未幾復

自翰林陞爲主簿歷刑戸曹佐郎開城府都事禮曹
佐郎壬辰倭寇至公從戎于諸將幕下又主餉海路
事無不辦徵拜持平未及謝奔母夫人喪旣三年以
戸曹正郎奉使遼薊未復 命而拜肅川府使時
天子再發兵征倭公接待諸將盡其誠禮諸將亦敬
信之戢其下毋敢横恣邑民頼焉庚子有挾憾者舉
劾焉叙復歷侍講院文學弼善輔德司諫院獻納司
諫司憲府執義弘文館修撰校理或再或三自後嘗
帶知製教春秋館以問事郎鞫逆務持平反公學問
精明嘗與諸公纂輯春秋經傳旣訖隨劄以進深明
復讐討賊之義盖指壬辰 陵寢變也賞加通政嘉

善以言者收還其一壬寅拜承旨時倖相擠排異己者公遂出牧光州又移遠惡地大臣有惜之者内徙密陽居一年病遞拜刑曹叅議甲辰復由承旨出爲定州牧　上手札勉之曰作我保障垂名竹帛仍賜虎皮盖示服猛之意也監司朴公東亮上其治行有錫馬　恩瓜遞有朝京者中路託疾改　命公公卽日就道有爾有内旨願隨行貨物者三輩公皆謝却之畢使還囊槖如洗路拜忠淸監司戊申光海嗣位時賊臣許筠爲公州牧構誣公公辭遞俄以戶曹叅議出尹慶州庚戌仲氏右尹公卒公入京營葬傷痛備至病遂劇解職歷刑戶曹叅議判決事癸丑賊

臣爾瞻嗾死因上變旣夷　母后家金墉之變匪朝
伊夕公力求外爲海州牧使時黃判書愼南叅判以
恭皆謫隣邑爾瞻與許筠謀起大獄盡除士類然後
遂及　母后乃教人上言有名捕者亡在海西山谷
聚徒謀亂又令人舉火終南以驚京師丙辰誘致海
州朴姓二人者密投一封書一番名流盡在其中指
爲爲亂者使自上變二人者受指還家其父兄知其
事取其書火之者再二人者又添書鄉人之所忌者
將奔告闕下其父兄驚怖益甚遂告公以舊惡難貸
者數事欲因此除去公不忍致法只焚書而决遣之
則其鄉人與其父兄潛殺而匿其尸自二人西歸爾

瞻等日望其王而怪其久乃遣其徒俞世曾者迹其事又脅監司尹調元上聞而因請鞫公公聞自馳就理鎬貽書公壻柳爀曰崔某若言黃南二人果在朴書則免矣公歎曰殺無辜以及　母后有死而已時戚畹有與爾瞻交惡欲因此發其姦爾瞻等大懼謀益甚乃以其腹心白大珩鄭榮國代爲監司及牧使使死囚嘗怨公者證公而鍛鍊羅織遂以公爲逆魁公嘗謂賊臣纘男爲不吉人纘男時爲刑房承旨與鄭造南瑾力主其獄備加淫刑公只言天日在上竟以六月廿五日殞命其八月追發藁藏論以大逆肆諸市而豬其宅復戮其子有石是日大雷電以雨而

纉男一子忽被馬蹄死人甚異之公天姿近道見之
者皆知爲有德君子也平居言色舒和操履端潔其
志常以古人自期居家孝友多有人所難及者其俸
祿常入孤寡之家者居半以故妻子常不免困乏嘗
析婦氏產以奉仲氏仲氏没因以給其孤前後州郡
盡誠以爲治吏良愛戴如父母將去必涕泣鐫頌
聖朝亦屢加褒典其淸白之操終始不渝立朝三十
年田園第宅一無所增人有所求索未嘗有靳色然
當官處事則堅守三尺不少撓奪又不喜聲伎紛華
公退輒對案伊吾園有雙栢取以名堂杜門端坐竟
晷沈潛嘗曰爲文必本於經學苟無其本雖工何益

嘗自謂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又戒子弟書生讀書學古當如仲由之不耻縕袍然後可以有得於心矣此其用力於古訓而所得者深矣常坦懷待人無所修飾而其皮裡春秋甚嚴以故其受禍皆由平日所鄙夷者人以此尤痛焉在理時仰見日下有白氣橫亘顧謂外孫曰吾其死矣忠信其不獲福矣已而果驗公海州人鼻祖冲飛氏季力闡絕學世稱海東夫子其後名公巨人踵武相接盖自鼻祖數十傳而至諱文孫官監察諱璿官僉節制使諱汝漑官司果兼宣傳官是公曾祖祖及考也妣許氏忠貞公琮之後縣監雲之女公前娶萬戶姜卓女女德純

備生一女適柳燦燦剛直人當公獄急時以賊鈞誘
怵書上之竟及刑書有子曰時定官至府使後娶忠
義衛李希福女　恭靖大王之後亦慈順寡言事上
御下人無間言生一男卽有石其妻李氏故相德馨
之孫判决事如珪女有石旣死不忍苟全乃告訣于
姑及其父母仰藥而死三女適尹勛舉洪宇定金垓
皆名家子有石有一男曰瀷有文行不幸早世其子
曰世慶曾爲縣監公没後三年賊鈞忤於爾瞻以逆
論死癸亥　仁祖反正爾瞻纘男俞白之徒駢戮東
市　命贈公吏曹判曹有石持平李氏亦旌其閭神
人之憤少洩而公亦可以無憾矣　顯宗朝世慶欑

遺縲絏之冤人之訟之者擧公爲辭以爲世慶而不
免則爲善者怠矣可見公之德愈久而愈光矣尹勛
擧後爲縣監洪宇定佐郞金垓判官尹之男抃司諫
洪之男克允凭兖內外玄仍摠若干公沒後二十餘
年淸陰金文正公銘公于碑而論之曰公不忍以身
命易士類之魚肉彛倫之斁滅確然秉志之死不變
當時但知哀公之死痛公之寃實不知公之有功於
明倫不在靖 社諸公之後也嗚呼斯言至矣不可
易矣世慶請余文以爲埋石之鐫略敘如右而係之
以銘曰
公命臨絕祥祲示變公胤將死雷風以雹天則知公

人胡不仁所能者天不能者人妖腰亂領俄旣磓貭
好還之理於玆可必矧惟　恩榮洋溢竈窆亦越人
士孰不景服嗚呼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公有以
兼得者耶

雞林府院君李公墓誌

國家自多事以來功宗名將步武相接或以智謀或
以雄勇其無於二者之名而二者自然不可及者其
惟雞林府院君李公守一乎公以　嘉靖甲寅四月
一日生于忠州之西村少孤力學久而無成遂投筆
以弓馬取　宣廟朝癸未科丙戌爲三水小農堡權
管公早有名自擢第輿望日隆朝夕當大用物論至

是稱屈而公無幾微見乎色惟盡其職事日以撫摩繕修爲務識者尤以爲巨人長者考滿而遞土卒皆涕送之仍以褊裨隸帥幕帥盡委以邊上機宜庚寅始拜宣傳官辛卯被不次之擢除長鬐縣監人吏迎覲皆曰此非久於吾縣者也壬辰倭寇大入公召集義旅移檄旁邑斬獲甚多寧海府使韓孝純上公首級于　行在時道路梗塞久後始達　宣廟甚嘉之超拜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諸將有恚娼者誣以無功倖冒朝廷入其言遂反汗公仍滋原任後　行朝因諸軍　啓牒得其實狀癸巳遂自長鬐陞密陽府使已又擢授本道水軍節度使公益自感厲每戰身

先士卒矢石不避以功是冬加嘉善階其 教書曰
只恨知爾之晩當共山河之誓甲午南土大饑餘民
至父子相食公不以侵官爲嫌多方濟活又廣設屯
田且戰且耕儲蓄漸裕飢民繈屬歸之人士之落南
者公館接無倦有一士人夜袖契券以遺曰蒙德旣
深無以相報公謝曰干戈未定安用此臧獲爲其人
慙沮而去乙未丁憂 上特命起復辭不獲 命時
我人俘在倭陣者不億而莫能自脫公以厚賞募人
使入賊中潛授方略自是逃歸者相屬丙申遞歸始
襄母夫人喪仍廬墓下又起復拜會寧府使大臣言
李守一熟諳倭情不宜處北遂召還俄拜羅州牧使

未及陞辭體察李相元翼啓請自屬開府于星州會
星鈇牧使體察擧公代之兼金烏城大將時 天朝
二十四將駐兵于星事務叢積公外應求責內撫軍
民動皆合宜天將來者例以幣交公一以充軍實不
入私槖李相益加敬重丁酉倭兵自湖南侵及州境
公戰于赤山高陽皆獻捷人民賴安適忤使星被誣
下吏 上察其寃特原之初公對吏州民相率守
闕及蒙宥則歡呼擁馬而歸己亥拜咸鏡北道防禦
使仍陞節度使先是亂民鞠敬仁等謀執 王子以
附賊事定人人自疑及誅潛渡水以投北胡公慰諭
懷綏期月之間物情大安庚子將兵深入胡界勦滅

其部落盖自壬辰諸種知我有艱時時抄刦以嘗我
公以爲不一剪刈終至難圖故力請討之師罷賞加
嘉義秩滿當遞北人借留壬寅始解歸癸卯拜慶尚
右兵使建請移鎭晋州至晋收拾壬辰餘燼未朞月
綽有成績御史及監司相繼褒聞又加一資 特賜
品服以奬之 朝廷録壬丁平難功公忤時相郎從
刊削只進正憲秩乙巳瓜遞翌年有北警時相憾猶
未已以公爲防禦使兼吉州牧非善意也公旣到則
邊虞亦銷矣公專以惠愛爲心杖王子奴豪横者使
不得侵擾未幾以事罷旋叙爲水原防禦使 王子
臨海君請糴百包米公還其書不許戊申光海即位

移公濟州牧病不赴仍前任己拜咸鏡北道兵使每條上邊機力言老酋志不在小陰雨之備不可少緩朝廷素信公有請必從將代以北人之安公復仍其任辛亥還朝知樞府事兼知訓鍊捕盜大將及廐苑等別職壬子出爲平安兵使旣遞除忠壯衛將盖秉銓者惡而左降也復知樞府兼都摠管別職有加於前丁巳復爲北道兵使時北戎生心人皆規避故公不免差遣北人聞公來竹馬相迎戊午我師渡遼全没老酋使詰公曰何以發兵助大明公曰我 國於大明有父子之道助兵何問爲虜又以歲給責限公曰爾若壞莫以誠則我賜不患其違例也時公聞子

女婦相繼夭死傷悼嬰疾玉關之請甚切而以無肯
代者故旣遞而不得歸者三歲至癸亥 仁祖大王
卽位然後始交割時有傳 新王卽位使者將至公
卽戒嚴拒使者立城外遣人往復數三明知 仁祖
大王以 大妃命承統光海出處于外然後始拜
命還朝復舊踐以特進入侍 上問北路事公對曰
請擇遣將吏 上深然之甲子李适叛以公爲四道
副元帥兼平安兵使往討之時事甚倉猝只分禁衛
二百及與舊時部曲卽發時賊報日急适腹心之偵
伺者交錯於道路人甚危之而公固夷然也馳到瑞
興爲遮截討賊由他路直向京城盖适嘗以舊將事

公久素知公所在得衆聞之大懼公會元帥張晚元
帥與卒千餘遂追賊至長湍賊不與交兵時　大駕
已南幸元帥會諸將謂曰賊已據都城我軍單弱猝
難攻拔吾入坡州山城休兵以勤　王諸公各歸任
所抄兵齎糧以俟更擧公不答起出曰以賊遺　君
父義所不忍遂率手下兵日沒到鞍嶺西麓元帥先
鋒鄭忠信南以興據鞍嶺上翌日平明賊由城南門
出直向鞍嶺公卽馳上嶺頭踞胡床整兵以待賊先
犯鄭南軍鄭南殊死戰俄報矢炮且盡公悉以手下
精兵急擊其頭曲盡殲之頭曲卽降倭之勇捷者賊
敗遁還入都城公卽飛捷於　行朝賊是夕東走公

率輕銳追之賊爲其下所斬以奔 行在 大駕還都公帕首軩靴具櫜鞬以迎于漢江之南 上駐駕勞公曰賴卿之力宮禁肅清公雪涕謝曰小臣何力焉 大駕在公州時言者力請張元帥縱賊之罪至是張元帥白衣待罪於路左而 慰寵恩言又有隆殺之差由是頗有二王平吳之釁而公謙虛退遜務爲消融保合之道諸將頗爲公稱屈而公自悠然如不知有轂嶺之事者及論功公在第三等有大臣爲言以當時露布叅以師言李守一當爲第一遂陞二等公叅佐或欲上書訟功者公力止之時稱大樹將軍公辭勲甚力又辭西任皆 不許及定功 賜振

武功臣號封雞林府院君後　賜宴會盟賞賜如例
皇朝裨將毛文龍先是開府于椵島請見我人議事
上命公行與論備虜方略秋遞歸乙丑拜統制使前
後爲是任者日役工匠造作奇袤以事權貴其費月
以千計公悉罷之軍儲之名存實無者皆驛聞蠲免
列邑便之蓋公嘗惡債帥苞苴之習終不以一錢尺
帛以問當路然公自是已有休退之志丁卯瓜熟則
築室忠州之舊居鑿沼種木以爲終焉之計適聞橫
城有李仁居之變遂促裝還朝朝廷悉處以舊職戊
辰拜刑曹判書議讞平允人以無冤先是丁卯虜變
上幸江都公自統營遣舟師入衛至是朝廷將以江

都爲保障使備局重臣往觀形便　上曰李守一宿將也可使同往辛未置南漢城守禦使　命公句管公力辭　不許壬申疾益甚　上遣大醫賫藥以視五月二十七日公卒于建德坊里第之正寢　上輟朝賜槨祭賻有加　贈左議政謚忠武其年八月日禮葬于忠州北村金生里石橋子坐之原公長身秀骨器宇宏深心氣安和喜怒不形起居言動自遠鄙悖循循有退讓君子之風平居寬綽渾厚若無可否及至制事斷義則毅然有不可犯者嘗有族孫從适爲逆及賊敗左右以公舊嘗撫育欲全之公立斬之曰去順效逆惡莫大焉何可顧私平生樂善好義內

仁宗黨外盡賓客伯仲早沒撫育其孤昏娶以時而
其爲己則不立貲産位躋崇班蕭然如寒士家子弟
服飾稍美則必戒以身災所育姬妾不敢恃恩無禮
自同婢使其家法之嚴如此其居官不務聲名爲其
所當爲者實惠徧普既去則人益稱思勸頌恐後焉
至其接物之際則雖幼穉卑賤必開心見誠不設畛
域親舊有急必盡心周恤不計有無性不喜飲酒晩
築一室于駱山之麓公退之暇角巾藜杖終日逍遙
倦則披閱書史以自娛嘗論一時人物曰某也如此
其也如此後當然後皆果然迨未顯時公愛其才氣
而其戒飭亦深切迨常信服如神明其後漸不聽用

未幾竟陷大逆公在光海朝益愼其操履及際　明時
名節愈著以身爲　國家輕重者五十年矣嘗戒子
弟曰居官須約持己須謙與人須忠又曰榮落有時
難容人力故長子淀祇愼有立季子浣克繩前武爲
世名臣至其諸孫亦皆尙義遠耻公之教深且遠矣
盖公醇德始卒無玷人至比於郭汾陽曹武惠雖未
知必班乎二公而可見人心之誠服矣公字季純慶
州人上世有諱平漢宣帝五鳳年爵佐羅祖有大名
其後昆世爲卿相　本朝有諱誠中官左政丞其孫
生員赫孫是公高祖自是不甚顯公旣貴追　贈曾
祖主簿塢判書祖生員自琛贊成考鸞領議政而妣

丹陽禹氏亦 贈貞敬夫人夫人叅奉聃齡女配李

氏 恭靖大王五世孫長原監貴年之女有至行幼

繼母李氏待之少恩夫人始亦無怨旣歸公爲大家

婦志物之養終始無缺性又儉勤綺羅錦繡不加於

身女紅之執不以貴而少懈後公十六年丁亥正月

十三日壽八十五而終越三年己丑遷其墓祔于公

左生三男淀進士判決事溶早死浣武科判書兼諸

衛大將四女婿郡守崔煒典籤韓必厚 贈佐郎蔡

繼周大司憲李時楷也側出男漧折衝三女爲奉事

李泂司果趙門發府使張驥妻判決事娶叅判金槃

女男仁碩縣監仁夏兵使女適修撰洪柱三判書娶

縣監鄭敏求女無育庶男仁俊仁傑仁倜女長適青平令重胤季幼典籤二男如海察訪如斗縣監佐郎二女適都事李珹傳學生尹敏行大司憲三女適學生韓碩賢持平元萬里文科鄭維岳內外曾玄不能盡記余年輩後未及見公然聞公之熟而服公之深則久矣仍又與判决事伯季游好甚篤今承幽誌之託雖不敢當而竊喜名附其間乃敢屬辭比事而以所聞於前輩者論之曰公未嘗爲明也而能見人之所未見未嘗爲威也而能服人之所不服不自以爲惠也而馴悍穉耋皆誦其仁不自以爲功也而厮儓輿隷皆戴其賜而其隱德陰功又多有人不知者此

嘗於古賢中求之尙可以智勇名之哉無已而名之則其不智之智不勇之勇乎嗚呼可尙也已可尙也已銘曰

於記有之有趙文子不仁見利不智弁植猗嗟雞林隨武其幾死而可作惟公與歸

江陵府使鄭公墓誌

鄭氏望迎日者世爲東方大族至松江相國諱澈爲一代名流其謗讟亦爲一代之最公相國公之第二子公痛憤先誣沫血飲泣如不欲生　宣廟末年嘗上疏寃訟不報及仁弘嫉牛溪成先生以相國爲阱至欲逞兇於冡墓如子光之於佔畢公與諸弟環守

號哭以待變會仁弘罷去事遂已光海初復上疏痛
辨時姦邪堵立詬讟益甚人甚危之光海不之罪癸
亥 仁祖反正仁弘等伏誅公歷舉前後事實陳白
纖悉時朝廷清明公議大行文元公金先生首發伸
寃之論大臣李公元翼申公欽等相與獻議遂復官
爵公曰吾死無憾矣公諱宗溟字士朝母柳氏公生
於 嘉靖乙丑稍長簡重寬弘儕流期以公輔庚寅
成進士辛卯松江公被山海譖椓棘西塞壬辰亂作
蒙放赴 行在于平壤公一隨行左右扶侍無不盡其
誠魁文第爲兵曹佐郎癸巳松江公解體府事在江
都疾革公血指和藥及喪凡喪祭諸禮必稟於牛溪

務合情文自甲午松江公之謫更起公沉滯禁錮者廿餘年癸亥始自成均館直講歷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又歷司䆃掌樂司僕諸寺正乙丑除議政府檢詳舍人入弘文館爲校理遷侍講院輔德蓋極選也陞通政爲江陵府使而卒于天啓丙寅以從勳累 贈至兵曹判書夫人洪氏叅議仁傑之女公初葬坡州後移窆鎭川智藏山五子漫生員志行絶人洙縣監丁丑遇賊不屈死沆文科持平瀁進善濬早夭二女適堤川縣監趙錢承旨崔有淵生員男慶演淸安縣監女壻府使李長英持平女壻士人鄭始大進善男普演二女適士人閔光益

尹憲卿趙堤川一女適郡守朴世基崔承旨有洹灑二男女適進士李陽煥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録蓋嘗跡公之始卒當朝廷誅討汝立之時松江公聿膺大拜則公以賢子弟克有囊篋之助當山海螮蝀之時松江公幽囚西極則公隨奉晨昏折辱困迫逮 宣廟攘除倭奴以雪讐恥則松江公承膺大任而公立揚明朝贊襄籌畫及仁弘肆其兇逆則松江公追被誣衊而公與兄弟俱被禁錮自同編氓泊乎 仁廟反正世道昌明則松江公昭雪寃枉而公出入臺省論思獻替以輔興運公之屈伸與世道相爲汙隆嗚呼盛哉余與公世契深厚幸得公世德之詳而又與

公諸子孫遊今公曾孫澍澣泌涉澔津溫泳是淸安誥子也來請埋銘故略叙如右

東岳李公墓誌

余幼時則誦東岳李公名得其詩輒謂曰此世人所寶者也及見詔使時淸江作又喟曰靡此一手全敗難收矣其後見 朝家以淸白秩公復知公不專爲文學士而已今見公從姪澤堂公狀淸陰文正公銘又知家行非今世所有故人鮮克知之也昔宋人只知歐陽公文章不知其政事而至於學道之語則惟朱夫子始信之豈爲文章所掩而然歟今銘狀發揮其所重有在庶幾哉不爲所掩哉謹按澤堂公狀曰

李氏出德水縣自始祖敦守以及佐郎仁範六世皆
仕高麗又四世而有司諫宜茂號蓮軒以文學受知
我 成廟子左議政荇號容齋久典文衡至今數儐
伏 華使者必以容齋爲首子元禎孫洞皆不仕然
亦以文獻世其家洞魁進士娶大護軍李崵女生公
諱安訥字子敏東岳其號也十二歲出後再從父監
察公泌公自能言便曉文字十歲能通經史學爲詞
賦傑出流輩成童就試屢居上游一日 宣廟問諸
生誰可爲文衡須者大司成金應南以公對 上識
諸榻上十八又發解壯元聲名益大振忌者擠之遂
與世抹摋專肆力於古文已而所後所生考相繼下

世服除爲大夫人復取應捷己亥文科由承文院爲北幕評事入爲刑戶禮三曹佐郞以禮曹正郞從儐使迎顧崔兩　詔使顧恃才行傲睨傍無人及得公詩歛袵心服以故儐使稍奮其垂翅又試士湖右檢田關西俄守端川郡郡有鐵穴贓人常多公擇謹廉吏付之取吳隱之詩扁其軒曰不易心頗留意文教不以僻陋而鄙夷之一境歡謠焉擢拜吉州牧使見正以驟陞又因事罷郡歸丁內艱服闋仍居墓下不去復以禮曹正郞爲洪州牧使籌司薦授東萊府使萊實關倭事倭使嘗嚇言欲直詣京城進禮上下未得其折却之辭公曰如此彼嘗無說矣朝廷竟用公

策倭謀遂沮舊例接待商倭公費甚夥公更其條約
減定商舶之數歲省賜賚千萬以上癘遞又爲潭陽
府使旋復免去爲李夫人便養求爲錦山郡守時倭
使至問公起居仍曰如何左叙朝廷遂陞拜慶州府
尹坐事罷旣叙爲户曹參議兼承文院副提調移同
副承旨陞右副取文臣試第二名受　褒賜時廢主
政亂公耻與羣小同進求免不已羣小知其意𡸁劾
之俄拜忠淸監司又被論遞海州牧使崔公沂耈死
羣小方自功公以承旨內寃傷之被歷問輒對以不
知知舊代怖焉丐外爲江華府使用前恩進嘉善階
又陞江華爲府尹以爲行都而營建幷興公專務簡

靜民以賴之與使者忤臺章助之主借公能不聽又不許公辭秩滿乃遞李夫人沒公期年外猶不去其墓朝夕拜哭　中朝將遣監軍使經略本國公時任摠管攝正卿應接伴之命久留定州　仁祖反正就拜禮曹參判還朝遞貳刑戶曹又別兼數局間亦乞暇就閒先是翊戴諸公微告公以謀公辭焉至是又求遠惡州公意盖欲自效而時議以爲怨望又公嘗以特進入侍言反正乃千載一時而是非不公賞罰以私仍多有指斥物論甚譁適廢世子跳出持論稍緩者輒被斥或微諷曰公將力主此論乎當擬公以諫長矣公笑謝之於是構扇並興謂公不能無貳心

遂伺其動止　皇朝遣行人到毛將營查問國故大
臣舉金齋對以進會李适叛　廟社播遷難已有言
公在毛營時言有不韙遂就對毛伴尹毅立質明其
不然謂其言皆憂慮所發事將不測止配北荒有近
臣儒生相繼寃訟稍內移丁卯因亂赦還公疾赴　行
朝江都士民塡街迎勞亦疏陳其舊勳　上以行都
設張驗其不阿諛　回鑾命公後仍過期不許遞復
入貳刑曹進一資以酬前勞尋爲咸鏡監司翌年遞
路聞　奏請副使之　命時當行者以貢梗多詭免
公促裝下海累遭颶危公堅臥舟中賦詩不輟同行
者恃之爲安公預授舌人以至京應對機宜故前定

不踰事以亟竣又操切老猾譯䩄使不得如前奸濫竟以餘貲數千金還度支復 命 上大喜賞階正憲賜土田臧獲辭不許拜禮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復除忠淸監司撥限仍任坐事罷免諸大夫章甫士列公孝行 命表門閭又以廉吏見錄加崇政拜刑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皆辭 御批慰寵丙子冬西報急 上將幸江都諭老病朝臣先徃公欲從 駕不肯行 上不得幸江都公隨亂于南漢城公自在圍中疾已劇寇退遂以丁丑三月二十九日卒于漢陽里第得年六十七夫人宋氏掌令承禧女先没無子以同宗子枏爲後今爲弼善側出梄楑打弼善男

光夏女適權斗紀餘男女皆幼閏四月二十八日葬
于海美縣母山里亥坐之原以　扈從恩追加崇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別職如例公自少慷慨有大志
嘗曰士得志則濟一世不得則老一壑豈可乾沒終
身哉性氣介特識度豪舉其爲舉業直以古文攄發
己意視得失洎如也旣登第交游甚簡耻爲聲勢倚
有甲第名園在漢師南山下公視若籠紲未嘗數年
淹也常嚮黴江舍亦多在松楸盖不忘平生言也孝
友之行一於誠質宗族鄉黨一無間言伯兄早沒有
二孤女仲氏口多而貧薄公經紀二房終始無替其
昏嫁細大無不躬莅本生親有析給財產公一不留

悉以歸之兄子梣使奉其祀又捨南山第宅以居之三從弟二人流丐爲僧公取歸冠顚而舍業之俾之成名其所後故國戚公視其饒若病癃焉斥財以與窮交寒族無毛髮難捨意以故名爲富室而屢有空無時至假貸以自給焉其爲庭闈置宴則叱嗟而辦座人變色而旣已則厨無欲冷之人其曠然無滯類此惟吏事精密詳悉置水不漏觀者病其繁絮而公則常自整暇食儲帑藏必充溢於始至然不以奇羨自御與吏民不爲喣濡而必有去後思所至隨有褒賞然非公之所希也其莅藩臬則鋤梗茹剛動遭中傷而不顧也律己奉公物無妄受前後朝 天行槖

如洗子栖死於鄉郡公拒其母不聽奔哭曰吾方按
道不可使妾婦踐吾界也當其眚災衆皆洶懼而公
沛然抵蹋不少撓儼立朝以來　國家多故每低徊
冗散未嘗忝一横議近一匪人及末年慨歎時事至
於流涕謂子姪曰事已無可奈何但勿附和議以全
名節而已少時讀書必以萬遍爲率嘗曰書不萬讀
文不入神我惟我祖容齋公是師焉故其爲詩鋒鋩
俊健聲律諧適多而不繁整而不局匪今而古亦未
嘗有也朝　天日孔聖後二人者慕公義服其詩甚
相與客習於主事使事頗竣信乎詩之有用於專對
矣然此公之餘事而世之稱公者只以此是可歎也

惟孝友之行表于宅里清白之操著在朝籍政事之蹟播于口碑行義之迹見諸朋歎然而除目常阻於臺閣謨猷不陳于厦氊使其抱負恒有不自得之意終至於殉身而浪没豈非命也耶然歐陽公以政事自多而人以爲其自多出於不足惟公以詩自多而今銘狀之所發揮乃在於實行然則公之所不足者猶在於詩歟而其所有餘者可知也歟恨不及就質於清陰澤堂之門也銘曰

東岳之詩熀熀無垠人或有言詩不如人澤堂狀行清老爲銘詩或可刪人則千齡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八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墓誌

禮曹叅判韓公墓誌

禮曹叅判韓公諱必遠字遠而其上祖蘭麗朝太尉其後渥侍中修政堂文學號柳巷我朝尚敬策開國功官領議政繼禧翊戴功官贊成高祖漑昌叅判曾祖克恭別提祖天賚生員考孝仲著節昏朝卒官同知贈吏曹判書娶監察李彦亨女世宗大王之裔公生十餘歲始知讀書二十八中乙巳司馬鄭仁弘誣毁李文純公公掌大學議削仁弘儒籍士論稱快廢朝怒將重究白沙李公恒福月沙李公廷龜

敎而免丙辰及第隷槐院至著作奉常直長公見廢
母議作休官在鄕里拜注書亦不久辭去 仁祖即
位承 命宣諭湖西兼黜陟事甲子仙源金相公尙
駕南下辟公自從難已爲兵曹佐郎正郎或爲成均
直講入司諫院爲正言自是八年之間三十遷多在
臺省及 胄筵以執義封 羨道陞通政又三年多
司喉舌或兵曹叅知其以驪州牧從難于南漢而論
勳陞嘉善則又二十五遷者多貳禮兵刑工及京尹
於外則襄陽及松都也其以大耋特陞嘉義而考終
于庚子則三月四日也其四月葬于驪州治與谷先
兆右麓乾坐原前夫人崔氏 贈領議政起南女繼

李氏其考申祿以　璿系疎屬爲監察李氏生男如愚直長女適校理李端夏先是公取仲氏子如斗爲嗣及如愚生仍以如斗爲主後實胡文定遺法而正名惇典之大端也如斗今爲尼山縣監李夫人食其祿生男曰伯箕生員直長三男二女皆幼李校理男蕃蓄二女幼公貞正自守丁丑媾成不樂供奉北使即棄驪州後又引年亟請謝事當事又不爲婾婀王子王孫嘗有坐其母在謫者公因災異請皆放還寧考喜聞之人以爲難祿及二親志物兼備及遭內艱則已迫七十而猶可觀志既已羣弟以官奉公如楊肆州士大夫稱之公仕宦四十餘年常戒臓勿近

故家事淸寒唯書史自娛冲澹而已嘗暮夜惸去茂才懷人莫有知者然亦可見不欺之實矣銘曰
無諤諤之聲而能補　聖主之德無皦皦之名而能作其雪玉無學問之稱而能與古人暗合斯可謂善人矣吁嗟乎其誰與甲

戶曹判書閔公墓誌

閔公諱聖徽字士尚奉使至燕山没　仁祖大王聞之不覺下涕曰某不以老辭遠役竟不得歸宜厚其終事有司承　命各極其事遠近榮之公驪興人高麗奉御稱道始顯自是簪組連仍　本朝弘文館副提學起文卽公曾祖也祖莅　贈兵曹參判考有孚

魁文科官正郞 贈贊成公生十二歲而丁先妣鄭氏憂翌年贊成公沒從父都正有慶取公教育之公發憤勤學取進士登大科選補承文院正字時當光海朝羣兇得志公内兄弟多在要津有史薦議公力求外拜北評事歷禮工刑三曹佐郞江原都事復由工曹爲寧邊判官棄歸監司追擧其治行特陞通政出爲錦山郡守呂州牧使癸亥三月 仁祖擧義公時入政院爲同副承旨扈 駕詣 慶運宮迎 大妃反正陞嘉善出按嶺南疏陳民瘼請從儉約 上優答之甲子留守松京乙丑移全羅監司治績大著秩滿仍任丁卯虜變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策應無

闕入爲判決事刑曹叅判　崇禎皇帝登極公充賀
使航海赴　闕遇大風還泊鐵山蒲浪起接天公恬
然謂從者曰死生天也畢使歸拜安東府使嚴束土
豪使無負租孤寡則投其券火中有女巫騁妖士女
奔波公杖殺籍其財以補民役遞歸以右尹出按關
西時關西新經大亂有欲棄菁川以北爲退守計朝
議將許之公上疏極言不可請修義州城池以峻關
防退守之議竟不行公又請於朝築白馬劍山慈母
三城然後造室屋具田器而刷逋民以處之又嚴屠
牛禁如殺人之律牛以蕃息農用甦醒以　命入椵
島見劉興治劉請千斛米曰不許則公不得出矣從

者曰不如姑許而得免公不爲應劉亦知公不可强
遂慰遣之後公巡劍山虜謀襲椵島以執　天將時
城中守備未具城中震駴公曰此必爲椵島爾遂單
騎馳入虜營謂虜將曰國有疆域何爲來爲曰欲借
船屠椵島公曰我於　天朝父子也其可聽乎有死
而已虜遂沮索退去兵火之餘學校久廢一皆修建
凡于病民之政無不立攺西民感戴立生祠以報之
旣遞爲兵曹參判甲戌爲咸鏡監司窮荒絶域無不
巡歷又勸課生徒使知有儒術丙子領兵至元帥陣
丁丑春虜退入京請罪而歸時虜兵一枝由北路去
縱兵殺掠兵使徐佑申猝遝大衂公自京歸則伏尸

蔽野公追及虜將責其背約虜由是稍戢一路頼之

夏西伯鈇朝廷再遣公時　世子質在瀋陽公誠心

供奉舘中諸僚俱紓其困欲病辭以戶曹叅判　召

入屢遷皆辭虜以間言執淸陰以下名宰以去公與

焉既至　昭顯見公對語明快謂人曰此人倔强猶

在也既還還納所　賜五百金始行子弟請於所

賜外賣田宅以益之公不許曰死生命也何以賂爲

陞拜戶曹判書以虜人言削職還鄉久後爲刑曹判

書虜以我人命壽爲使以來公爲之儐有小譯倚命

壽掠過公不下馬公於路上杖殺之命壽怒甚後亦

稱之復判戶曹移刑曹執宮家奴犯禁者三十六人

啓請徙邊都中肅然丁亥奉使出疆到永平而病從
者力請毋行曰使事自有上价與書狀矣公曰吾受
國厚恩思以死報今或因我致詰是辱 命遂行至
玉河關而卒是十二月廿七日也訃至西民聚哭於
生祠輀車到鴨江攔道爭迎如悲親戚後 贈領議
政賜謚肅敏公性孝常以不逮養爲至慟移孝以事
都正公在子亦孝矣愛同氣甚至仲兄早沒悲哀過
禮幾至傷生撫其孤如己出使各有所歸一弟貧甚
極力經紀在官或不避覼仁之過喜與布衣遊周窮
恤貧白首如初以葬親不能自盡終身不近華美常
欲卜吉改窆而不能得北行時知宿計終不就詣墓

前悉焚其所具哀衾悲慟如初終時豈公氣質清明預知其不復歸歟公剛毅明敏尤長剸劇其按西南北皆值有事不動聲色處之如宿計預筭造次判决皆中機宜若其耳聽目視心惟口應案無留牘庭無滯訟則特公餘事耳束吏如濕薪愛民如赤子世之病公尚嚴者盖不知公去莠以養嘉禾也少病借書之艱既貴畜書萬卷以與人共之人擬之鄴侯公擇焉素不喜鉛槧而才甚高徃徃富麗馳騁號爲文人者時或讓頭焉其於書史涉獵不倦其治亂得失無不了了以故見識明透其事君不擇夷險必盡其心雖古之名臣不過也噫公文華足以踐詞場煥皇猷

剛方足以立殿陛爭是非識量足以契盐梅啓沃贊襄而卒乃獨以政事見稱焉所以完平李相元翼深許廊廟器而發孤蹤不遇之歎也然視世之飾虛譽挾小技仰人鼻息以援其身揚揚名途躋高位以自多者其得失何如也公旣不近權貴門又不恥西州之不與常思韜晦不見長於世嘗以用拙扁其堂文元公老先生爲之記盖公於老先生受知甚深也公享年六十六葬在平山水月峰負壬之原先兆也初娶 贈判書完陽君李義貞女 國姓也生子晋亮官至僉樞再娶掌令李洽女季娩黃氏進士庭悅女生二女叅判吳斗寅大司諫李柙其壻也側出男思

亮文科察訪女爲尹時舉妻僉樞男周冕文科府尹周㝢夭側出男周鏡周瓚思亮男周望周奭府尹無子以公伯兄聖徒之曾孫致雍爲後而夭有一男龍見余先君子諱甲祚持論甚高與人不苟合獨於公相與甚厚公按湖南時先君子爲　慶基殿直郎每於公餘從容談話日夜忘倦余又與僉樞有朱陳契今周鏡致府尹夫人之命曰公之墓木已拱而尚闕幽誌願得一言之惠遂不敢辭而第錄如右俯仰疇昔爲之感涕云

承旨朴公墓誌

尚州之朴故大族自諱世勳與其兄承旨諱世熹大

爲靜庵諸賢所推重蔚然爲己卯名人官至僉正朴
氏自是益大顯僉正生進士忠佑是生諱致恭訓鍊
院正娶韓將仕汝臨女 萬曆甲午生公諱日省字
學曾九歲妣韓氏沒院正公愍其哀慕甚至輒抱持
慰撫僉正公有弟曰世煦官觀察使其孫曰察訪致
安公年十三出爲其後十九中司馬公淸明文雅儕
流皆讓一頭地光海癸丑姦臣起誣告獄公近屬致
毅亦在告中亡命家禍將不測公上書于讞官極陳
寃狀公兩父皆被逮而出然猶使追跡致毅公以身
代之雖備嘗險阻而惟紓禍是幸連丁兩考喪其服
闋之年卽 仁祖大王甲子也翌年乙丑對策登第

對中語觸時諱人已知其進塗之枳　上初卽位朝
廷已有私親議公依先儒說以爲雖得專意於大統
豈可盡絶於私恩人譁然非之分隷成均館丁卯虜
至慨然於和議之行上疏曰夫虜實　天朝之讐也
我之於　天朝義雖君臣恩猶父子其不可背義而
忘　恩矣禽獸野性其情難測或請調兵共犯　天
朝則　殿下其將聽之耶且弘立蘭英罪難容於天
地之間今乃憑其俘虜之餘孽以爲奇貨又從而褒
美之將使　殿下之臣效弘立蘭英之所爲而又將
有勸　殿下降虜者矣伏願上爲　天朝次爲　宗
社臣民不使大義晦塞於天下後世則綱常幸甚

上嘉奬焉爲承政院注書時國家多事居是職者倥
偬注記多所闕漏或以不稱去公由假郎眞敏給贍
悉甚有聲譽常於　榻前承　命立草椵島移咨辭
理俱到見者嘖嘖稱道將入史苑有尼之者而止陞
典籍歷刑兵二曹佐郎兼記事官爲養出爲咸平縣
監大修　聖廟聚士課學儒教漸興而民亦懷其惠
愛將棄歸民遮道不得則竪碑以頌之復入兵曹再
爲佐郎一爲正郎間爲成均直講禮曹正郎丁母夫
人憂　崇禎戊寅服闋復爲禮曹郎兼記注官出爲
堤川縣監時經亂未久公悉心招集單民復業士夫
之流落飢困者亦皆周恤罷遞還家有　除命病遞

除通禮院相禮兼編修官知製教　昭顯世子自質
館東還遂迎駕澤堂李公植受　命釐正廢朝時纖
史擧公爲屬適移開城經歷李公啓請仍留曰此人
長於詞翰修史之任專賴其手云旣不可得則李公
贈詩惜別焉府民有兄弟訟者公諭以人倫其人感
泣改行人比之蘇清河以掌令　召入民攀轅不忍
別與同僚劉論闕失遞復拜値姜獄特罷卽還鄕里
敎授生徒　孝宗初出守高城斥責海物代民常稅
以事罷歸民欲叩閽乞留公痛禁而不果相與涕泣
於所立碑石之下叙爲寺正正言左右通禮承文院
判校公以年老久次當陞爲上州而　上靳之同春

宋公浚吉以爲言 上曰予愍其衰老爾曰莘居官
廉潔聲績屢著且精力尙強 上然之未幾陞通政
階爲寧海府使其俗易怨多訟官公常諭以遜讓之
道驟飢勞瘁甚子弟請少休曰吾食不能下咽何敢
自暇 顯宗七年拜承政院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
秋館修撰官累辭 不許竟以老病自免去自是優
游閑適辛亥十一月年七十三而終於廿四日公常
曰仁義禮智性也孝悌忠信道也性者具於心之理
也道者身所當行之路也如欲明此理而行此道捨
此心奚以哉又曰士夫立心當如靑天白日此豈承
旨公兄弟得聞於靜庵者如此而公又得聞其緒餘

於家庭耶故公在家而孝在官而謹奉祭而嚴愛人
而利客至常淸坐雅話而已公妙齡蜚英高出等夷
而超然自守不求人知故終與世抹摋知公者無不
惜之而公則口不出歎老嗟卑語公癖於吻書至老
不衰常要刪左氏內傳附以文定義合爲十卷而其
用力則多於四子近思錄云夫人安氏將仕郞宗義
女溫柔淑徽六親無不敬重而其所後姑尹氏嘗曰
入吾家數十年一未見喜慍之色公沒時夫人以八
袠之年能自致於哭泣饋奠之禮嘗語其子龍見曰
勿以我故苟趍榮途後公六年沒而同窆于楊州天
磨山之先塋龍見進士蔭仕女適士人尹世輔孫男

大儒進士大觀大益皆業儒女爲李萬績妻外孫男益明泰明三女爲李後老金相禹李世甲妻余叔父習靜公諱邦祚嚴重少許可獨於公折行輩甚相視公亦稱以先生尊慕以沒世今後承故來求余銘銘曰

不明開眼世路之軒冕獨喜游心古人之墳典吁嗟乎斯人今不可復見

大司憲朴公墓誌

國家中興之歲懦軒朴公年二十七羣賢滿朝巖穴彈冠公獨秀出與數三同德之士論議臧否謨猷宥密朞平泰階旣而文武恬嬉 國家傾覆公遂艱關

絶域慷慨抑欝後又横罹無妄人歎其畸蹇屯難矣
逮其 潛龍著德將有利見之象則天又奪之年矣士
大夫莫不嗟惜焉公潘南人諱濆字德雨上世有諱
尚衷有名麗季號潘南先生 本朝贈左議政錦川
府院君曾祖諱紹以高才正學大爲己卯諸賢所推
是爲冶川先生祖諱應順潘城府院君 懿仁王后
其所誕也考諱東彦司僕正所生考觀察使東說潘
城弟大司憲應福子望實伏一世公髫齔觀察公奇
其岐嶷曰是將益大吾家矣九歲能致哀司僕公喪
事母夫人鄭氏至誠無怠見者語曰得如某爲子者
無子不足憂也洪鶴谷瑞鳳尤期以國器曰可妻也

遂有成約後洪公坐誣獄將及矣自掖庭徵諷曰承
國舅祀者不宜娶婦於禍家公告觀察公曰不可畏
禍背約觀察大賢之 仁祖大王在潛邸時遭喪卜
葬於東郊公有田在其下 仁祖欲重買之公笑曰
豈可乘時要利乎卽以約劑納呈時廢主政暴 仁
祖同氣以非罪殺死人猶恐其相累而公亦無所顧
慮 仁祖亟歎之登辛酉庭試第翌年觀察公沒制
除始拜藝文館檢閱侍講院說書擢拜弘文館正字
寔 仁祖大王反正之翌年甲子也時與鄭畸翁弘
溟諸公同在南床位盖一時極選也陞遷爲司諫院
正言時有不吉人數輩託公售奸者公同淸陰金文

正公痛斥其情狀後　上欲致隆私親喪公與諸公抗言　聖明旣承宗統之重宜有壓屈事竟不行歷弘文館副校理司諫院獻納以成均館直講按行戸牌于湖南有虜變事未竣徑還與李公敬輿請赴幕府討賊蓋體察使張公晩請二公自從也朝議以爲行朝不可無兩人遂不許公憤和議橫流倡言曰虜遠來疲甚苟不一擊使之得氣而去則是縱寇而益後患也遂請自當一隊　上壯之而不能用公又言於帥臣曰今天雨不止賊據平山而四野懷襄彼不得進退此天與吾便也若船載精兵由昇天府徑抵猪灘夜擣虜營則可以得志帥臣然之公遂代爲疏

以進而竟泥於和議虜退奉 命海西慰撫創殘餘
民還白其困弊之狀 上爲之動容戊辰丁憂服闋
將薦爲銓曹郎公以爲貲望途要津思有以避之且
欲致養於所生母申夫人出爲靈光縣監居一年再
爲銓郎公不得已還 朝力辭遷檢詳舍人副應教
奉使嶺南黜兵恤民察擧貪廉甲戌陞通政階拜大
司諫又以量田使出湖南占田以實姦僞無所售乙
亥拜吏曹參議丙子虜兵猝迫西郊 上將幸江都
倉卒御南城樓公伏地請及其大軍未至募勇士邀
擊之不從 扈駕入南漢城兼贊畫使城圍益急
上召公謂曰今日所恃者獨爾耳每事必咨焉和約

旣成虜欲得前日斥和人以甘心大臣將悉送十七人者公爭曰奈何忍將一代名類盡投虎口只一二人亦可爾以故十五人皆得免焉虜將還約還所掠我民一千口　上命公往交焉公以計脫五六千人虜以　王世子北行擇遣陪從人人多規避公曰王世子亦辭　大朝遠赴異域爲臣子者何可言父母語聞遂以公充備公艱關道途扈衛周旋虜人見其至誠亦爲感歎公在虜一年苟橐有錢物則必以贖還被虜人戊寅以疾還拜爲兵曹參判前時所謂不吉人嘗謂淸陰及鄭桐溪蘊亂後不仕有不事汚君之心與其儕輩論罪甚急公論甚惡之至是公

爲大司憲劾罷其人其人上章自訟 上入其言公遂引避遞去然 主知則不替也俄以南方事而授之公遂創置格浦新堡於海曲以爲緩急之備海防隱然有恃焉復 命爲大司諫應 旨上疏曰 聖朝堂陛太嚴淵默太過進對者往往不敢吐片辭而封章例歸故紙終非所以盡下情而屈羣策也易於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地在天上爲泰天在地上爲否以常理言之天宜在上而乃以在下者爲治反是則亂聖人觀象垂戒莫切於此臣竊以爲今日弭災召和之道亦不外於此又因言赦令之偏己而虜責致宰臣六七人于

境上既至則無所問還拜大司諫數月後又致之瀋
陽盖聞公有籌策將有所經畧也既一年虜出罝我
境又明年竟得東還爲大司憲又由都承旨甲申出
按湖南是年有逆變獄辭株連公笑曰皇天后土可
質此心　上素知公忠藎旣逮而緩之然以獄體之
重也　命配金海而旋宥焉又復官而仍有全州之
命公以全物衆地大可助　國家基本方滓殢設張
而公則病矣公氣宇宏遠風采峻整卓然自拔於流
俗之中人之望之者如鶴立雞羣其所以爲根本田
地者則孝愛忠樸故事親無違志其在質舘得家庭
書則輒執以鳴咽見者感動與兄弟友愛篤至有古

人共被之風焉其立朝存心處事磊落明白是非旣定確然不撓雖與輿議有所凹凸而要以不欺其心爲主務欲平物我絕偏係故雖異趣之徒無不愛慕焉然見人不善必深惡而痛絕焉文元公金先生德成道尊造詣精深知之者或鮮矣公誠心歆服沒身不衰又樂善好義急人之困如渴求飮嘗賣所乘馬得百金聞有人重負官債將至痩死卽盡擧而與之公之喜施如此故潘城家以　王室懿親經業傾都至公旁落日甚而亦不顧也公以名門峻望身任風裁　新化之日俊賢塡門而顧公謙挹懶進每當除拜必黽勉逡巡焉故終不能驟躋卿相人甚遲之而

公則悠然也公之拘在瀋陽也與清陰諸公相守一
館窘辱萬端有爲公爲之地者虜將釋公先歸公不
肯曰義所不可虜亦不能强也旣還 賜對公盛稱
清陰威武不屈狀 上始入讒賊言頗不悅清陰公
至是甚加獎歎焉 孝宗大王陪世子在質時與公
如布衣交相得甚驩也後數年天下大亂而 孝宗
入承大統則公已前歿矣談者謂使公而在者必能
首先爰立同德相濟克贊修攘之偉績矣卒使豪英
之資文武之才不究大用重爲士林之咨嗟豈非命
也公年五十二卒于戊子五月十九日洪夫人後沒
而祔葬楊州金村之先兆長子世相廣興守次世柱

社稷令次世恒世楠曰世枝側出也孫男泰辰泰春泰淳泰琳女爲韓配義妻者長房出泰延泰進三房出正字泰遜女爲金昌集妻者四房出其世枝出者泰膺泰稱李基芳妻也公族子世采和叔棄公専業委己於學公至誠推奬惟恐其不能成就令和叔撫公平生爲家狀一通屬余爲墓銘公之事爲固多可書而嘗讀朱子書見其表章朱少章事甚勤盖少章與王倫拘守雲中及虜使一人南歸而探籌以决則少章不肯而更留焉此志士仁人不以私害義之大節也其後旣還則又陳白北方死節人朱昭史抗丁氏晏氏五臺僧真寶等請加襃録公之拒虜意不肎

先歸而歸又闡揚淸陰先生終致 仁祖大王之感悟而使天下大義不泯於世公之此二事與少章同符而淸陰又非朱史等比則公視少章抑又光焉觀於此則其餘可知也銘曰

孟子亟稱故家巨室世臣喬木程張亦言世族公卿朝廷有益矧其中才優德厚豈不爲巨厦之柱石偉哉儒軒其心休休其忠侃侃其愛油油公輔之望早世而有非不逢時公故在後厥猷厥謀厥文厥武驥不盡足鵬不盡翼長途雲路疇不追惜維昔晦父於朱少章屢稱屢書克顯其光使公同時盖當闡揚空使後人嘅其永傷

禮曹叅判鄭公墓誌

東萊之鄭舊爲甲乙族至文翼公諱光弼蔚爲己卯宗臣士林至今追慕焉自後子姓官位益大以昌光曜耳目世謂文翼公苗裔不須譜也公考判書公諱廣成有三男長諱太和領議政次諱致和左議政公其季也諱萬和字一運官止禮曹叅判壽五十六而終焉官非不顯年不稱夭而人無不悼惜者以爲公之賢宜不止此也公聰悟夙成 仁廟嘗庭造士試藝公年十七淸陰月沙二大雅相公見公文大加稱賞以爲將不可量也然只蒙書册之賜中生員遊太學論議平正不激不隨丙子祖考水竹公没於兵亂

中時諸子孫無不從難公獨侍判書公奔走經營雖
蒼皇顚沛之際卒使終事無遺憾見者嘆賞之亂已
仍侍判書公郊居漁獵以爲養罕入京邑丁內憂與
伯仲氏替守墳塋日夕拜哭不以風雨而少廢壬辰
補官不就其冬登文第　上爲其父兄致慶喜語聞
者榮之分隷槐院時判書公年益高公常歸侍以說
書　召被史薦有親嫌格不入陞司書時　顯廟在
東宮聖學日進公盡心講論歷夏官郎爲少諫爲養
爲振威縣令祛弊以養民律己以御吏旣去爲立石
以思之判書公捐館制除以玉堂官常入侍公以
孝廟春秋鼎盛雷霆數震益盡資輔之方　上臨筵

問難出人意表公辨析如響 上常爲傾聽焉自是
常出入三司公奏事語音弘暢聲徹於外戲者至擬
於試飢陳秀才嘗以人主信讒爲至戒又嘗曰人君
不明然後讒人入 上深然之奉使江都試武藝諸
丞翕然稱頌諸守令逢差至者請皆引見詢訪民隱
從之淫虹見同諸僚上劄請大警厥心益加兢畏且
日 殿下於遇災始甚遑遑未幾又復怠惰請一意
祗慄無少間斷焉持平閔維重掌令吳斗寅大諫申
濡忤 旨被譴公力爭之又請改正使臣之濫賞
上信公無沽直意故終無惡怒也已又請立聖志勤
聖學而論爲治之道則必以人主一心爲本 御批

惟益盡啓沃使寡昧得以遷善也拜吏曹佐郎守禦
使辟以自從咨其籌畫受　命廉察嶺表黜陟公明
且閱軍伍器械以爲陰雨備復　命以後凡有淸選
公名未嘗不在焉己亥五月　孝廟上賓先是公自
南還　上召入商議南事極其從容爾後不復覲
天顔公終身以爲慟陞副應敎遷執義間爲諸司正
冬用敦匠勞陞通政擢授黃海監司判書公先有寄
惠西土權迎曰眞我公家子孫也本路積弊如毛公
隨行革罷暇日引將校試才因諭以親上死長之義
無不感動至有滲咽者秩滿以承旨　召入覆逆惟
謹遞復入久不離喉司盖　顯廟察公賢能欲自親

近焉故凡有大事輒越次賜對出爲慶尙監司嶺南
物衆地大素號健訟公刃投餘地常自整暇最以明
敎化正風俗爲先長子載海乞暇歸省奄忽夭折公
悲哀成疾上疏乞遞　上慜然許之拜禮兵曹隷院
等官皆不能供職久後以承旨承　命禱祀得雨有
錫馬恩又歷三四官觀察湖南時　上違豫久不接
臣僚特引見以送之公精敏莅事視嶺南有加豪右
固不悅而旣遞則追頌不已又拜數官爲大司諫丙
午元正進一劄請益親筵臣益嚴宮禁益開言路益
袪弊政及入侍復申而加切焉　上嘉納之　上念
中外要囚多有寃屈別設疏決廳以大臣領之而公

與二三名流副之始終必傳生議獲免者多復授大
司諫辭曰臺臣不宜兼管刑獄廳中難其人請　上
無許三月　上奉大妃幸溫泉到水原駐駕觀兵
慈聖留道上移晷公同憲長趙公復陽追論其未安
上頗示悔意溫泉傍近民田被軍馬蹂躪代給以公
田又引道臣親問民間疾苦皆公所請也關西缺方
伯　上問誰可皆以公對遂進資　命之賜對從容
商確公伯仲二相公並曾著聲績西人見公來爭相
手額公不懈益虔宿弊如洗北使來往舌人輩畏戢
不敢張民益賴之歲饑他道亦緜屬焉遞拜兵曹參
判平壤舊有生祠以祀完平李相公元翼及是賑以

公像戊申以大司諫復 扈溫幸公於西任特著縻白
前後政或不無人言公以爲交承之義亦重不可棄
疾而獨自淸脫在 行朝引嫌而遞兼金吾事以命試
太學生時稱得人是冬感疾辭遞禮曹參判留在果
川先壠下翌年己酉元日將力疾展墓伯氏聞之以
書力止子弟亦交諫而不許齋沐將事疾頓進不省
事忽起坐誦出師表感慨良久將就醫京裏詣墓前
悲咽涕泗其意盖以爲永辭也其十九日考終于好
賢坊三月十三日葬于水原府葛谷之里後遷果川
之先兆夫人祔焉公大家子自少絶去綺紈習惟子
弟之職是謹是修又累世相門庶其粗完粗合而然

滫瀡必親大夫人早世常有不洎之悲祭祀之容必
戚與二相公接屋而居每朝必束帶次第候省日或
再三既衰而猶不替雖終夕怡愉而亦恭敬無失禮
於所知常慕范氏麥舟義嘗官盡職不憚夙宵之勞
其仕進必先諸僚其在藩臬必朝服以對吏民曰受
命廵宣身奉教書而褻衣自便非所以敬君父也朔
望遥拜必齋沐致敬不覺其遠階前也所帶褊裨必
以士夫子枝曰市井輩壟利不可近故所至儲蓄盈
溢於始至其羨餘至不可勝數嘗歎曰吾杜塞侵欺
一年之間有贏如是節用豈非愛人之本乎論囚讞
獄每求其生不得則終日不樂故訃至西人自儒生

將校下至閭里小民塡咽渡江設位望哭可驗公德之入人深也公聰穎絶倫看書並下數行雖巧閱莫能及少時所讀至老不忘或誦全文又能解僻書奥語如良馬趨熟途嗚呼公可謂長才而不究其用擧世之嗟悼也宜哉 聖朝隱卒之數亦無憾矣公處淸要常不肯久始得已有求去意盖其家法然也夫人姓沈氏進士器周女婦德甚備公孝友睦婣之行夫人實有助焉年六十而沒于 崇禎癸丑九月廿五日男長即載海登第官止騎省郎次載漢英秀有文不幸早死三女適縣監李泳參奉黃爾明士人李命相省郞有二男長是先次復先出爲叔父後余於

公卽所謂蓬茅喬木之異勢始無一日雅及 孝廟
末年同受選曹事公愍余騃不曉事提掖以誠以故
事契甚厚逮余流寓湖界公又按節而來語及 孝
廟必相對涕泣心情相照憐及孱孫也目今 邦國
杌隉盖有九原難作之悲矣今公末孫來請幽誌義
不敢辭銘曰
文翼之世類賢而貴惟公天倫二相繼位公讓不如
而不大用出師之表何意頭誦暮年心事有逝無返
天嗇其年飛不盡翰循其始卒有譽無訕我銘非誣
百世不刊

平安監司李公墓誌

麗氏李稼亭牧隱麟齋三先生仍三世大鳴于世牧隱則遂與中國諸學士軒輊其文章其九世孫曰金吾郎諱德泗金吾公娶護軍朴公廷老女生公於萬曆乙卯護軍公亦聰明孝友著聞鄉里余未弱冠在金吾公甥館見公英秀俊發目光如巖下電談論古昔如昨日事余粗以能記識見稱不覺蹶然自失曰世間乃有寧馨也時公纔十一歲朴夫人仁慈行義有識量余嘗入謁于右扉夫人曰聞年老者不施刑禮也鄉者誅僇鄭仁弘是果所宜耶余未及對公在傍輒應曰禮之所云者罪之輕也仁弘是大逆也何可以此律之也余因竊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

其後日與讀書公每一余之所百而日見其文理驟
進其作文汪洋放肆如川之方至而初不經意年十
四隨金吾公至漢師一時名公家子弟爭相推重皆
以識面爲快而前輩長者往往未識其面而交口譽
之就學堂課製必居上游名聲益大振十六行逆婦
禮時鶴谷洪公瑞鳳谿谷張公維爲上客見公而異
之謂金吾公曰謹爲君賀有子也二十一取進士高
等丙子金吾公沒時虜將朝夕渝盟亟返櫬渴葬于
清州奉母夫人避兵嶺南雖艱關顚頓之中一不廢
几筵之奠旣去亂備儀物改葬仍居墓下養親讀書
壬午以大夫人命赴庭試占第二名選入承文院嘗

以假注書入侍記事記言極其贍敏同列皆稱說翌年秋薦爲藝文館檢閱歷待教奉教兼侍講院說書有爲權門子經營史薦者執不聽陞成均館典籍移司憲府監察俄拜兵曹佐郎時　孝宗大王新陞儲位宮僚皆極一時之望公爲侍講院司書及爲司諫院正言議切勳宰直聲藉甚復以司書爲司憲府持平適値宮獄公進言忤　旨遞爲養爲茂長縣監未幾以事罷吏民攀轅塞路至於上言願借而不得則樹穹碑以頌之叙爲兵曹正郎復出爲公山縣監公以大州而降號者也素稱巖邑公談笑指揮事無不理遠外之人以事至者一見輒記其姓名後不復問

焉一境稱以神明至作歌頌播爲新聲翌年己丑
孝宗大王卽位按廉者上其治效　上褒賜甚隆朝
議將以講官處公　上曰予當以李某入置經幄而
第以數百里生靈爲念也後竟拜弘文館修撰而大
臣又以邑民之安公也啓留之公卜吉於境内遷改
金吾公墓仍置守墓奴婢據法當去　上又特命勿
遞其　恩眷如此壬辰竟以弘文館校理　召入承
命製進喜雨詩　上有奬賜　上以掖庭使令之狹
特使人選入良家女公與同僚劄論其不可後於
榻前　上曰此是前規何爲不可公又申劄意　上
以爲聽人指嗾特罷公而亦放出其女未幾叙爲成

均館直講兵曹正郎因左遷唐津縣監盖論宮女時
有同僚至　上前背前言以順　上旨公不直之勢
將不相容廷議欲兩出而靖之故有是除而物論頗
爲公稱屈辱　召還入玉堂兼備局郎時有憲官許
人沽直因被寵擢樂靜趙公錫胤爲都憲擧劾其人
趙公立朝正直不悅者多因相與擠之公於　榻前
直辨其邪正　上以爲護黨命下吏筵臣伸白者亦
被　譴責久後蒙放延城君李公時昉爲守禦使辟
公自從大小必咨焉俾專巡閱于諸邑賞罰明信軍
情大悅且以便宜罷置因爲永久之利朝廷議以爲
廣州府尹且欲處以銓郎而皆未果以兵曹正郎歷

侍講院弼善輔德議政府舍人司諫院司諫弘文館
副應教司僕寺正爲弼善輔德者再陞擢爲水原府
使階通政公以水原畿輔巨鎭爲　國家輕重一意
撫愛軍民稱誦又疏陳利病　上特準所請翌年戊
戌移拜忠洪監司以大夫人年老請辭時湖西將舉
賑政朝議以爲非公莫宜不許遞既至節縮財用一
以救死爲意一路賴無捐瘠其他設施皆得其方
上一皆允從其申請無何以事遞是己亥夏也時
顯宗大王新卽位又時議不舒究公前事公家食頗
久秋同春宋公浚吉爲言李某清謹有才局且所坐
眚也　顯宗大王亦聞公賢特叙爲廣州府尹公自

爲從事時備諳形便及是多所設張要以便於民而
益於公又外申機密而內嚴守備自是基扃壯固緩
急可恃事聞有晋錫之奬移拜全南監司時適大侵
公上疏備陳飢民之狀並進所食草實仍請蠲貢賦
以寬民力又豫備竹實海藻以助民食又聚慈悲僧
徒設粥路傍以活蒙輯又以爲水旱之災亦由神道
爲請香祝於朝設祭山川徧及無文先是操卒數千
淹死於南洋將事之夕哭聲殷海大雨滂沱人謂誠
感所致時大夫人在營衙公不敢顧私遍檢賑所不
憚窮荒去輪屛蓋備極劬勞驅馳之暇必聚士課製
施賞激勸所到必令修堤備水以爲嗣歲備一路皆

領大惠而公忽被臺劾癸卯爲兵曹參知參議承政
院承旨因雷變上疏曰　殿下臨御以來未嘗咨詢
治道朝廷擧措專事姑息頓無奮發振作之意以苟
度目前爲良計臣謂此卽亡國之道也　殿下方在
靜攝之中御筵臨朝雖不可一如常儀時使大臣籌
司及三司之臣入侍臥內民憂國計從容講磨則可
以慰答人心而天災亦可消弭矣　上溫辭以答奉
使龍灣大夫人適有疾病及復　命亟露章乞休官
終養曰臣以獨子曾無半歲離母之時矣母年今踰
八十心力轉弱臣禁直數日猶同隔歲向日西行憂
戀成疾幾至危殆臣謹按國典親年七十一子歸養

八十二子歸養臣之至今從仕已有罪矣今復因循
後必抱恨伏乞憐臣至情亟準所請　上下其疏廷
議以爲奉親之餘可以從仕只可勿拜遠外之職
上可其議仍令該曹優給母夫人衣資食物曰昨見
李某疏其辭意懇惻有足感動人者大夫人下庭祝
延而受一時欽歎以爲榮復拜承旨辭遞以戶曹叅
議丁大夫人憂時公年適滿五十喪制之節未嘗少
怠丙午五月行禫制即拜慶尙監司公曰朱子於己
丑九月丁母夫人憂辛卯十一月被　召命其過免喪
之月已從一月而猶以祿不及養請辭況吾以此禫
月彩纓結綬不念不暨之悲者亦何心哉遂陳疏曰

臣於早年嚴父見背孤露微生頓無世念而猶且應
舉希祿徒以母在今則禍罰荐臻纔及免喪遽於世
際張旃擁節以榮其身情旣不忍義亦難安乞加矜
憐小緩驅使　上慰諭不許公終欲不就聞朝議譁
然遂不敢再辭公素知嶺俗豪悍旣至專以鋤强恤
弱爲務杖殺其最横者數人自是一路肅然獷猾屛
跡歲値旱歉請蠲賦役如救焚溺不得則不止故軍
民無不感戴盖將根究一路利病將大加因革而朝
議掣肘故終未果焉識者恨之嶺南簿領浩汗又稱
健訟前後按使未能遍察猾吏夤緣走弄弊病百出
公處之有方綱擧目張又聰察如神有姦必照舊胥

老吏無不愕眙旣遞歎曰使我復加一年嶺南一路
殆庶幾乎道拜刑曹參判戊申以承旨請假展墓以
司諫院大司諫還朝　賜對請除湖西賦租有淫虹
之變剳陳五事曰懋聖學明賞罰嚴宮禁擇守令尊
國體時有近屬宗班恃　恩橫恣每出入郊畿經由
閭里公請禁之仍爲掌令又因星變上疏曰　殿下
臨御十年求言之教屢下而因循架漏振作無期
殿下之應天其可謂有其實乎危言讜論或有其人
而訑訑聲色拒人千里求賢愛士屢形　德音而任
用之誠不承權輿刑獄議讞自有輕重則何必徒行
疏決以開倖門乎避殿減膳徒歸文具則豈足感格

上天回診爲祥乎臣愚以爲不必更求直言只當裒
聚近日疏章延訪羣臣逐條商確取其可行者行之
聖躬亦宜猛加澄省朝乾夕惕務盡誠實則其於應
天之實不無少補矣　上褒答焉先是有李㰚者性
行淫悖與人爭訟自刃其女而謂賊由其人其人將
陷大戮訟官李聖基寔㰚宗姓而親者鉤得其實狀
而痛絕之然㰚盜得虛名黨援甚夥故終至得追至
是㰚又與其兄子之爲叔父後者乖爭仍誣其叔母
譸張作書事端不測公論列其狀　上使其叔母上
其書　親經睿覽命加刑訊遠配物論快之公從兄
弘淵與金公萬基嘗削㰚薦剡㰚黨愁公家益甚未

幾遞入喉司遷吏曹叅議俄而關西鐵監司公自小
官時已負西任之望朝論皆曰無出其右遂進階嘉
善而拜之兼管兩西餉使平壤庶尹關西自丁丑以
後戎政尤廢城池軍械一切頹破公嘗慨然以爲國
之西門疎虞如此猝有事變只成束手陛辭之日面
陳脩擧之意 上許其宻勿補緝旣至先治要害城
壁主者不善則易置之異時營屬軍額其數累萬而
只人徵米布以爲需用公立變其舊團束曹伍因爲
較獵敎以坐作之節居未幾皆可以赴湯火矣又以
其文獻不足課讀儒生禮優令嚴人有節孝者 啓
聞旌褒又高句麗乙支文德豐功偉烈訖闕祀典麗

朝崔春命 本朝洪公命耉廟無 恩額實非勵世
之道並請崇報而其典守等事公皆自營辦又謂
朝家鄙夷本道人皆懷觖包羞如此則難以得力語
聞 上別遣重臣特設文武科取文科者四人武科
至四百人西人聳動皆思效死有前任驟被臺劾蓋
爲牟利輩所欺餉穀負欠者近數萬斛公方便塡補
私亦充其欠數而未嘗對人言故人不知也蓋公自
兩南時刃投餘地至是益展其才猷功緒方興而公
則病矣公聰悟夙惠似孔文擧七歲嘗過黃德符家
前黃邀金吾公墅留曰聞貴兒久矣願一見之公請
勿聽曰無毋人何可見也蓋黃附託廢 毋之議而

驟貴者也其孝友敦睦得於天賦奉大夫人承順無
違非賓客仕進之時未嘗須臾離側屢典藩府榮養
備至而惟以不逮嚴府爲至慟盖金吾公子男惟公
一人而已雖愛之至矣而亦教督不怠日夜望其立
揚曰吾早孤失學困於蔭調汝其鑑我而勉之故公
旣貴每誦其言而嗚咽焉麟齋墓久失所在又其文
稿遺失公嘗感於宵寐旣得其詩文而刊布又蕆其
塋域其事甚異亦豈非精誠之所格耶外王考嫡無
子姓香火鹵莽大夫人每切傷歎公追念遺意厚爲
之地亦樹其墓石晚年每嘆曰同氣三人只餘一姊
而各在遠地憂樂不相關此吾所甚恨也其遇宗黨

故舊恩意周洽與恒人處樂易平和披露誠悃無有隱伏然其辨析是非則直任己見無所䚟骰故愛者固多而亦不無不悅者矣爲官長於劇劇到任數月諸務整暇嘯傲簾閣對客談論而已六一公嘗言添一開封可也公可謂庶幾焉倅公所至必以培養人才爲務雖至吏輩其休告還家必令讀書於其歸日親自課試施以奬責舍人時政府傔隷甚少查得隱漏者六百餘口公於凡百不爲苟且目前之計此可知也公於文才天得也人皆期以大手筆因家貧親老局於科場而不克展盡論者惜之平壤特朝議欲竢其秩滿而處以度支蓋將益鑿其抱負及聞其没

無不爲 國家深悼焉公諱泰淵字靜叔祖諱濤曾
祖諱洎皆不仕公既貴 贈金吾公叅判祖承旨曾
祖執義朴夫人受貞誥夫人柳氏籍文化高麗大丞
車達之後考諱景緯觀察使夫人生有淑質其外祖
縣監李公華鍾愛之取而養之年十七歸于公六親
皆稱其賢金吾公家素貧薄亂後旁落益甚又公不
事産業惟耽書史而夫人能日夜經紀至於眷績之
勞身自任之公既貴夫人益自靖挹與受必禀於公
又絶外幹故鈴門常靜寂事姑以誠如有疾恙則嘗
藥禱神靡有餘力尤致謹於祭祀常曰此人家興替
所係又不喜奇衺常以簡儉自持日念昔寒素之日

令已踰分矣游觀宴會一切不赴亦不釋女紅恤人之急不計有無性甚仁慈雖禽魚之屬所嘗育者則不忍食焉常戒子婦輩曰人家之不睦多由於婦人吾常小心畏愼至老不敢弛也夫人之德可謂備矣蓋公之善始令終者夫人之助與有多焉男長亨稷曾爲佐郎次萬稷女長適進士李東者次李文碩進士鄭重朝孫男秀蕃佐郎出餘未名內外孫曾總若干公没以 崇禎己酉四月十八日訃聞 上令所經護其喪祭賻如儀湖南水原等士民皆迎柩助喪墓在公州楡谷先兆夫人生以 萬曆甲寅没于崇禎丁巳之六月初九日卜人曰今年不可祔姑葬

于其西一喚地改以己未二月十八日葬與公同塋異室焉余與公少同食息游居出入未嘗相離知公之詳而服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也公嘗謂余曰國危如此士夫處身不可不素定也古人云我罔爲臣僕況吾則自有麟齋餘矩又嘗曰吾非不欲家畜姬妾而只恐家道或乖以致慈意不安也觀此亦可見公存心忠孝非他人之可及也其大者如此細者可略也銘曰

游氣紛擾淸者鍾公聰明英發自其丱童長而益𤴁爲國良器久淹于外內有以媒曷不百年以毗王國作辭孔哀以篆幽石

執義權公墓誌

蓋自丙丁以來朱夫子所謂忍痛含寃迫不得已八字世漸罕言自　孝廟賔天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執義權公以眇然書生非唯公誦又能見之行事其有功於世道曷可少哉公自其皇祖考察訪公諱霆甞抗章斥仁弘以辨成文簡公誣皇考府使公諱聖源倡多士請從祀文成文簡兩賢聖廡其家學之正厥有淵源矣常誦習聖賢遺書而最味乎張橫渠六有之訓則其所得深且富矣其所樹立無惟其大且高矣公生而穎秀早遊大學旋取大科不與輩流然諾志操貞介人無與先後者故由槐院平進入兩司

又棘棘不阿不悅者滋多歷正言獻納司諫持平掌令執義侍講院說書司書弼善輔德皆選也而在公非其至者外叙佐幕二道黜爲馬丞于北路尤盡職事爲江陵府使呴窮恤寡民以蘇醒又嘗拒 中旨曰奪民利以媚 上吾不忍爲也兩司時所彈劾大官則判書趙絅所親則張判書善瀓以蔑禮法駁閔熙其餘不可勝數李掌令壄論新相許積而得罪公率諸僚力救 顯廟震怒命並壄遠竄賴大臣三司只削職公曰非欲爲硜硜也只盡吾職而已嘗有大內營繕上疏切諫閔大憲應亨啓曰權某有諍臣風節不可蹔離臺閣 孝廟練時尹善道因禮訟將

以嫁禍公辨之甚晳嘗進言於 上曰人君語默動
靜如天之雨暘寒暑萬物咸覩近聞新有令甲 筵
中說話一切秘之至使三司不得聞焉是閉耳目而
責聰明也中官之設只備灑掃傳命令而已今玆
寢廟之役既委大臣而又使中官檢察是不信宰相
而信僕隸也尊賢而不能用惡奸而不能去使含沙
射影之徒敢進嫁禍之言 聖人聖讒之道恐不如
是公既隨事救正而尤拳拳於勤學明理正本澄源
敬天保民之道 上嘉奬焉又言教 世子之道曰
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切
又言宗戚留連禁中而宮闈不嚴宮奴恣行暴掠而

小民愁咨又言進善趙涑有氷玉清操請加襃贈以礪頽俗蓋公前後十餘年間所進忠言無不剴切宋文正公浚吉常加嘉歎嘗以臺閣風采白　上曰此實國家之寶也然公有大焉嘗以書狀使燕適値清汗之死虜人脅令趨班如丙子羅德憲李廓所遭公稱疾堅卧不起又告上使以違拒之策終免釋君服副急淚之辱此誠於不得已處而能得已者也後有耽羅漂到百餘人不變漢家衣冠自言東南一隅皇統尚存吾等即其人也朝廷恐事洩於虜將縛解燕山公以匪風末章之義密疏極言不可此又公於大不得已而求其得已也春秋之義炳然數十而尊周

爲大而聖人處匪風於變極之際以爲當治之兆安
知不有　高皇帝神孫如周宣王者出而克紹正統
也斯義也當時惟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與公同符
嗚呼今日二公九原不可作矣其於世道何哉公諱
格字正叔其先安東人妣姜氏同知事善餘之女公
之配曰咸平李氏敦寧都正楚老其考也其祖監司
春元號九畹文章清節爲世名臣李氏涉獵書史略
通大義六親稱以女士而公謂之賢妻公生于　泰
昌庚申沒于　崇禎辛亥李氏年四十二而終于癸
卯男尚夏尚明尚游女壻朴泰迪朴弼揆合葬于清
風府黃江之北先塋三子皆有文行尚夏以持平被

徵而子煜進士尚明子爕瑩尚游子熽女皆幼內外
孫曾摠若干公內行甚備觀於外而可知故不復記
而其見於外者亦舉其大者云銘曰
退之有云世慕顧以行獨揭揭也爲彼不清作玉雪
也求之於今世其惟吾正叔乎謂正叔有求於人者
是騶虞肉而竊脂轂也

慶尚監司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誌

我
孝宗大王朝有臣曰洪公葳字君實自登第以
來以文字言事殆無虛日爲正言請勿刪黜諫臣又
應旨上言請辨賢否以破朋黨明體統以立紀綱又
言內司宮家之弊又言鄰族病民之政終以歸之於

人主之一心又嘗言推疏決庶獄之心以恤窮困之民又請昭儉禮下治怒窒慾仍又悉數病之尤者而又言大臣不能任責其所條奏盖萬餘言 上甚嘉賞悉令廟堂變通弊政而又 教公卿曰宜體予意悦而容之以盡交修之道自是 上眷彌隆焉公亦隨事盡言在 筵席進講規諷尤多焉以吏曹郎兼世子侍講院司書極論輔翼之道俄移修撰又疏陳時事而於蘇殘恤軍緩刑求賢之道尤致意焉又極論諸宮家作弊之狀 上又嘉奬曰不覺嗟嘆使人人皆如爾之誠心國事豈至於此痛嘆而已以御史廉察湖西還言報恩縣吏侵徵軍卒遂梟示以懲其

餘出爲楊州牧使極陳兵民之困弊又以爲欲除弊
政以撫軍民則其本在正君心淸朝廷故又以此爲
窮源之論　上又優答焉俄陞通政爲東萊府使盖
籌司僉同薦也未幾仍陞爲本道監司入京謝　恩
到營未幾按牘如洗遂條具道內弊瘼纖悉無遺其
大者如罷萊釜分防而以土兵募立移兩兵營以當
要衝　孝廟皆嘉納己亥五月　孝廟上賓公遞還
爲承旨而卒於翌年庚子十月十五日賻祭如儀以
子天叙從勳追　贈吏曹判書始葬廣州府西後移
楊州茸山先兆庚向之原夫人李氏祔焉公天資精
敏器局峻整居家事親承順無違與伯氏同居湛樂

未嘗相離其孝友之修於家者如此及其出身事主
久在論思之職竭其忠誠老成切實不爲空言前後
章疏殆累萬言而必根極於人主之一心蓋其淵源
出於其舅氏趙樂靜錫胤故論議正而知要雖置之
古名臣奏議可相上下也其在藩府夙夜勤勞經事
綜物細大不遺而又未嘗不以朝廷爲本民事爲急
故凡所奏請宰執雖堅持不許而 上必允從蓋知
其忠懇在於尊主庇民也 主知方深輿望日隆方
將引置輔弼之地俾展其才識矣不幸 聖主厭世
公又病矣幽問所至有識之士無不歎惜公南陽人
始祖殷悅麗祖功臣 本朝有龍宫贊成會祖翼俊

郡守祖琡考遠湖皆不仕以公貴追榮顯職公以
泰昌庚申生于衿川外王考趙公諱廷虎第趙公
仁祖朝名臣而樂靜其胤也公自幼及長常依外氏
旣資性明敏擩染甚熟論人而必本其父兄師友者
蓋覸於公而益驗之矣配德水李氏牧使楟之女柔
順慈惠在家父母愛之及歸事姑無違家雖貧甚而
不敢以一毫累夫子後公二十七年而卒于丙寅壽
六十六生二男三女男長郎天叙官郡守次龜叙有
俊才早夭女適監司金萬吉鄭敷張嶨顯郡守男曰
晥暄一女幼龜叙男曰興鄭著三男張壻二女晥二
女暄二男一女幼記昔戊己年中余忝在籌司每見

公狀申文字明白條暢詞理俱到竊嘆其才之可添一開封矣及其還朝則已見其精華消落又嘆其賢勞 王事也今郡守爲謁幽誌義不可辭遂略叙如右云銘曰

有美洪公金閨之彦文如錦繡器則瑚璉盛之玉堂黼黻 王猷君德朝論國計民憂知無不言言豈不盡 聖主知公屢賜開允公亦感奮一心圖報出殿南服提挈綱要罷置之請動合機宜功緒未訖世運已陂泣弓之痛歸盖靡逮选 往事 居庶幾自勵積瘁成疾俞扁技窮彼天茫茫何以勸忠惟其志業不隨死亡我作銘詞以識其藏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九

墓誌

白川郡守李公墓誌

獻陵之北有光秀山廣平大君諱璵之葬在焉其子孫從位之其玄孫諱漢官白川郡守早失怙恃祖母取而育之旣長尼於公車筮仕爲四山監役陞掌樂院主簿歷定山縣監司憲府監察以洪州判官移軍資監令社稷署卒爲白川郡守以終焉墓去廣平兆幾步字白淸生于弘治癸亥春秋五十性仁厚孝友居官刑獄必平反處家遇宗黨有恩以故哭其喪者必哀盡焉淑人崔氏雞林君漢洪之女侍公疾竭

其誠心及喪水漿不入口者旬日終身不履閾外地一步生日不許子女設酌年七十一而沒于 萬曆癸酉與公同塋異室長男仁健牙山縣監娶領議政沈連源女生子郁次義健娶都正尹琢女無育世稱爲峒隱先生公先系俱著墓碣及大墓諸刻後譜詳于縣監墓文故於此略之云

牙山縣監李公墓誌

廣平大君璵我 世宗大王第五別子也葬在廣州光秀山其五世孫牙山縣監諱仁健字强哉葬陪位焉廣平命承昭悼公祀其事而異於他別子矣自廣平至于公世系詳載礪城君頤菴宋公寅所撰碣銘

其碣云自幼少從師受業篤志于學早應舉選屢不遂壬子丁憂服闋憫母老無以爲養遂屈意就蔭仕丁巳補　東宮左侍直轉副率陞主簿與倉簿改義盈庫辛酉爲牙山縣監壬戌以病歸癸亥三月不起享年三十九又云君恬靜寡嗜慾篤於孝友其考嘗寢疾數歲湯劑飲膳君皆手執起居必親扶持當喪盡禮朝晡哭泣不輟三年與弟妹雍睦一家無間言平居不事産業以書史自娛而於繁華遨放事一切厭避又云君爲縣嚴立科條辨治明允常鄙老而苟祿者乃結屋光秀山下爲早年休退計夫顧菴學問之賢大夫也其言可信於今與後也恭人沈氏領議

政忠惠公連源女也聰明孝友通達事理婦德無不
備焉男郁官郡守其男厚載僉樞厚塏府使厚源策
靖社勳登第爲議政封府院君側出厚根司果僉樞
男迥文科掌令府使男迪議政男迴縣令選文科叅
判女適府院君右議政金錫胄應教朴泰輔掌令生
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縣監曉
輝兵使遇輝業儒女壻郡守李坡驁川君李世章察
訪林世溫別檢宋炳遠也縣令生山輝主簿女壻金
介臣尹道明洪禹翰叅判生祥輝瑞輝慶輝女壻洪
禹寧重輝子濡文科今爲監司次湛濂女配持平權
尚夏永輝子澤濟浚女配洪受績益輝子洙奉事次

沂五女配柳禧安相奭安瑞旭洪胄華沈璋時輝子泓渟溶廷輝子泌潚潚爲曉輝後二女配趙廷淹吴遂顯遇輝子深潛山輝子涉內外曾玄摠百餘人顧菴以公執守堅確不爲物動性復疾惡見不義與爲利者則雖在交親必遠而去之表而出之於碣文公之子孫不惟衆多如議政公賢德蔚爲 仁孝兩朝名臣參判不隨人骫骳以坎爲亨其餘亦多文行豈公遺教也歟此豈獨子孫之所勉也哉

菊隱李公墓誌

世宗大王有別子曰廣平大君璵子孫蕃昌諸宗莫望焉然其文彩行義世所推重者無如峒隱諱義健

菊隱諱遇春也菊隱字汝仁峒隱其再從兄也濂溪
先生題品蓮菊牧丹而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若公者
庶幾其人哉其䏂略富貴超出乎牧丹之衆者即公
餘事而其事親孝敬居喪盡禮善於兄弟又喜讀性
理書則又志乎蓮之君子矣是故牛溪先生與同其
臭味而栗谷先生亦加敬重焉公於是乎可謂備矣
公有子曰儆能世其馨德隱居堤川之白雲山下自
號花巖居士可謂父子間知己矣公嘗以親命赴塲
屋成進士又就明經試意有所不樂即斂袵出來自
是絶意世路薦登仕籍不就卜築德陽山下名其齋
曰安分安分之義至矣公既上與峒隱齊名中爲牛

溪栗谷兩先生所取下而有花巖能子詩所謂樂只君子令聞不已者歟考諱洁縣監妣尹氏監察頲之女祖壽定臨汀副正曾祖嶸清安君公配林氏其考主簿潪也四女壻任勉之宋壽鳳趙瀹朴由渾也花巖有四男一女後承之多至於百餘人而曾孫世甲家有文行价於廣平八世孫大憲選來請墓文曰此花巖公遺意也余曰銘不必多公嘗贈牛溪詩曰霜天搖落羣芳歇惟見東籬菊自黃有約不來誰共賞獨扳寒蘂嗅馨香百世後知公者其在是歟公卒於萬曆庚戌十月日享年七十三墓在堤川遠西遇慶里子坐之原林氏祔左云

平安都事朴公墓誌

密陽朴氏蓋出新羅王世有冠冕高麗有允文爲寶文閣大提學公其十世孫也高祖經贈叅議曾祖舜齡祖寬以學行薦爲察訪考文冲考及曾祖俱贈叅判母坡平尹氏忠義衛宗亨女以　萬曆甲戌六月丙辰生公諱咢元字季善少孤且遭兵荒落魄失學二十餘始發奮讀書中己酉進士翌年除　穆陵叅奉例陞奉事四十三登文科選入槐院將議以爲注書公避不居就常選爲典籍蓋見時事而故爲低徊也爲養爲咸平縣監時奸臣倡廢　母議湖南人多有附會者公曉諭縣儒意甚勤懇縣儒終無從亂者

旣而湖南人相率將上凶疏約會於縣學公戒縣儒
斥謝之凶徒恚甚欲就公逞憤公又拒門不納又有
要責於縣吏縣吏以告公叱曰敢應者罪之於是賊
臣尹訒論劾公削朝籍又將加罪會凶徒有謀逆伏
誅者其勢少衰故事遂已咸平人追頌于碑曰二年
德政萬古淸風久後叙復常處冗班癸亥 仁祖反
正盡去守宰之貪縱者擇廉平人以代之公爲興陽
縣監未幾坐罷會李适反巡察及兵馬使皆請公自
從公遂從兵馬使率其軍三千入衛 大駕將南幸
時夜深天黑津渡蒼黃公嚴勒部伍且積薪焫火以
燭蹕路又以計頗得舟船從臣多賴而利涉焉道拜

戶曹正郎仍兼春秋館記注官督運于嶺南悉除橫
政之未革者乙丑拜平安都事舊例都事於本道事
無所與公至則觀察使甚才公凡事之絲棼緖錯者
悉以屬公公立決之且皆中竅丙寅遞歸其八月十
六日卒于驪江田舍公盡孝于母夫人母夫人甚安
之常就養于公以故得以終孝無憾焉有庶弟同居
共爨終不分異待疎族如同氣性勤敏居官處家雖
細微事無有不屑人與處薰然可親而於權勢則泊
如也配李氏其考從運官郡守生一女適教官辛後
元繼室權氏有婦德逮事尹夫人尹夫人常曰善事
我其考郡守澍也子女多夭子萬榮判官千榮文科

正女爲忠臣府使尹檠元配判官娶正郎趙稷女生男夏圭商圭二女適韓滐李濬正娶文科牧使黃瀡女生男玄圭重圭三女適柳命傳鄭載恒李喜重盖惟我 仁廟初拔滯起廢細大不遺其左袒於 母后者尤置顯要公所立如此而仍坎軻抹摋以沒其世斯豈命也歟抑有任之者歟後必有持公論者在

銘曰

不遇則蹇遇時則顯士自古然公何否焉盖曰不我誰其任者

軍資監正朴公墓誌

故軍資正朴公二十七登 萬曆癸卯第登第時以

對策直言幾作劉寄祿旣第以無推挽分隸失其當
以不私權貴子失權貴心以臺諫錯認外糸横被白
簡旣又廢朝殺同氣廢　母后公以后族枳淸選逮
眞主改玉時事更新則公已病而遂歿矣噫人之不
遇一至此哉然不如是其於無道雖欲貧且賤焉得
乎而後之持淸議者亦將不厭於心矣公羅州人諱
大夏字茂業故潘南先生尙衷之後而縣令塤之玄
孫縣監礬之曾孫祖澍不仕考璨生員有師友淵源
妣昌寧成氏直長世康之女公資質異凡十一歲韓
柳川浚謙見其居喪哭泣曰吾友有子矣旣而師旅
饑饉之中連喪祖考妣公時僅戴冠殯葬祭祀禮無

所關擇年少奴婢以與弟妹所以慰母夫人也母夫人歿鄰里以至僧徒感公誠孝咸出力以助喪遽策第隸成均例陞典籍轉禮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差監義州中江稅前此人多被不謹名公洗手奉職入爲司憲府監察以病辭北路幕職久後除平安都事時　宣廟新陟兩　詔使猝至以定國君爲名擧國震駭公首當事初多所彌縫已而意不樂謝歸疏陳西路事且言建虜後當然已而果然白沙李公恒福甚才公引爲訓局郎公嚴明軍律悍卒慴伏移刑曹正郎立斷積年疑獄遷司僕寺僉正白沙公又薦拜宣川府使鑿山通渠灌茇茅爲良田民名其渠

如鄭白又抄兵授技極其精銳後金公應河深河之
戰大得其力有前守弟溺妓忘歸公譬喻津遣歸養
其母聞者義之遞入爲刑禮曹正郎時　國家行田
政沈相國喜壽薦爲使者從事公專務益下而於豪
右則不貸也然鞭扑有定式曰吾先祖平度公嘗
太宗朝有所議定吾不敢忘也事竣爲工曹正郎仍
屢擬臺省歷通禮院相禮軍資監正兼春秋館編修
官時　母后幽廢西宮名以討逆羅織日盛公懾處
危地遂力求出外爲羅州牧使羅俗相朋黨公務爲
調娛州人崔瓚作憶大君歌大君即廢朝所殺同氣
也鄉人告公欲罪公力止之公善於聽訟傍邑皆歸

之公以所入金矢補官用爲米者三百斛亦得公賤
漏口百餘或勸以申諸上司公以嫌於希望不聽居
三年監司以治行聞有褒賞時鄭桐溪蘊直言謫濟
州路過羅境公曾無一日雅握手流涕贐行甚厚鄭
公歎息而去俄卽解歸先壠下洊行緬禮賁朝衣置
墓田始羅人金佑成附姦黨嘗惡於公追構崔贊獄
欲以及公知贊不可誘脅而止除迎曙馬丞不赴草
疏力陳不可讐　母之義公季父泣而止之不果上
遂作詩以見志至疾亟猶諄諄不絶於口及聞　仁
祖反正驚起曰　西宮開乎爾瞻誅乎諸公欲用公
公病已谻故遂不果竟以閏月廿七日卒一時名流

作挽詩以哀之配韓氏進勇校尉守命女仁恕有婦德親族稱之男緘進士彭醫學直長側出也孫男元慶次元慶文科今爲清安縣監女適士人洪聖文庶男元麻元府元亭彭男元良女適進士李寅燮曾孫男泰登咸登禹登長孫出彙登世登次孫出二房女皆幼清安以其尊公命來請公銘余謂使公不蹟於曩時則一時之榮寵固將赫然而其有光於後則未必如今日也斯可銘也銘曰

屈於塹而伸於久困於身而光於後墳於丘而誌於墟警於世而永於譽

處士李公墓誌

世有以渺然寒士志慕魯連嚴陵陶靖節及邵堯夫先生者曰昌平李公琢字文叔也公長身秀骨神彩灑然襟懷豁達脫落世紛廢朝時有權門子見而竦然起敬因有汲引意公謝曰樗散之材久放山野夢亦絶於此矣其人曰高矣哉高矣哉公仍放言傲世旣遇明時亦骯髒不屈蒔花養竹飮酒陶然年六十三而以　崇禎丁亥卒于其十月九日葬于龍仁西枝山然公性素孝友於事親從兄克盡其誠生養死葬報本敬宗之儀纖悉不遺蓋輕世肆志而行中乎倫者也公上世有高麗都染令台有散騎常侍天驥與圃隱牧隱友有酬唱詩我　朝永瑞集賢殿校理

與成公三問朴公彭年等稱爲八文章翼平公季男
翊戴　中廟封平原君官吏曹判書子亮主簿其子
希明府使其子涉宗廟令其子廷華是爲公考而官
察訪娶羅州丁氏貳相應斗之曾孫考好讓不仕公
無子一女爲叅判尹文擧汝望夫人生男摶掄女五
人適叅奉李舜岳縣監崔世慶別座李顯士人沈楷
俞命輿余嘗拜公於倉荒中公語纚纚氣宇磊砢酒
醺笑謂曰今世無如尹汝望者如公雖自謂從師問
學其實不如汝望也余遜謝曰長者言良是矣余何
敢望汝望乎公又握手曰公不難於自屈賢矣賢矣
因又大噱而罷其後聞公沒而悲其志之終不伸也

又其後余至廣州覲乎廣平大君丘墓有二墳介乎諸墓之間荒頹不修問知爲公祖墓益悲公世之零替俯仰疇昔爲之潸焉今謂我舅者摶也來請墓誌重爲愴然而書之如此銘曰

曾嚴之節陶邵之高世無好者公獨嘐嘐而人不知自舍其芬凡厥里閭毋踐其墳

生員鄭君墓誌

烏川鄭君漫君平以　萬曆庚戌十二月廿八日亡年二十三月沙李相公聞之曰鄭氏亡矣其遽至於斯耶其季父畸菴公狀其行請銘於谿谷張公張公不果作而今兩公皆已亡矣其孫瀞傍緣舊事來以

屬余噫畸菴之必其人谿谷之所未遑余何敢遽承於今日哉顧余嘗與君弟濊交契甚篤而有通家之好則其義有不可終辭者按狀曰君氣質端潔其中狷介聞人有善如渴得飮有不善若不容於心年十八九持母服居處飮食動循禮法其饋奠躬自具修時其考江陵公宗湏與尊幼常在墳庵君晨昏以深衣布冠適其所省問退輒具絰帶上墓伏哭起又三匝啼號有時隕絶隣家老蘽無不泫然哽咽江陵公鰥居亡聊小兒女滿前家事無人主幹君殫心營理食時入廚視饌飣餖必有甘毳時西土旱蝗連歲凶歉君周旋爲出入終不使江陵公知之客至必爲設

酒食盡歡而罷其外祖母年高多病君亦奉養無不適其身則常糲粱布褐其家人或具稍好者輒却不御曰今吾老羸稚弱恒苦不給吾何可美衣食且雖非惡吾自安焉君有小妹病暈羸弱江陵公憐之日夜置諸膝下其所服藥餌材料多中國產君罄家財因使价遠貿燕市以治之一日妹隕塞終夜氣脉已絶君急起趍伏祠庭虔禱移時妹乃獲甦人以爲靈感所致君没後妹亦竟夭江陵公慟曰亡漫若在豈使而至此也君既病自知其必死而語言琅琅無一毫怛化意其定力有如是者君是年春甫陞上舍上世有諱均之麗朝平章事自後連世顯聞至祖澈官

左議政號松江姚洪氏亦南陽大姓君娶監察朴峻
女有至性在家以孝聞君没任情哀毁以死爲期至
服素不死則凡事上接下無不盡誠年八十以 崇
禎乙巳没而祔葬忠州老隱峙男慶演縣監女適府
使李長英縣監八子澍潾泌涉澔津溫淥三女爲洪
受澧韓致相妻季未行李府使生集成敏成九成觀
成老成玄成趙相愚趙泰東其二婿也内外曾孫多
不能盡録君幼性急晴菴以書戒之報曰當敬服焉
旣一年晴菴見其端詳凝重絶異疇昔晴菴驚喜問
汝躁暴何能頓化對曰幸頼戒勗于去五六矣自後
儕輩雖善謔者對之必斂衽肅敬無敢闌語望之者

至或逡廵不敢遽進噫其有得於吕東萊乎東萊嫌飲食不如意至打家事忽覺於躬自厚一言遂終身無暴怒噫以君資質之美勇邁之力卒以成就則其何可量哉嗚呼惜哉時 崇禎紀元之四十五年壬子仲夏日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